



第三章 從戎狄到胡人的北疆 異己圖像

前 引

在目前已有的先秦考古發現中，有不少器物都發現了疑似描繪戎狄形象的圖案或人物俑像，之前在這方面著力的學者很多，如林巳奈夫¹，沈從文先生²，鄧淑蘋女士³，徐良高先生⁴，Jessica Rowson⁵，邢義田先生⁶等，均做過詳細的研究。本節打算在前人的基礎上，再做一些增補與討論的工作。

其實要討論先秦時期的戎狄形象有其實際上的困難度，因為這些出土器物上的人形圖像，並沒有伴隨文字說明可以幫助我們確認這些形象的身份，當然不排除如林巳奈夫所主張的，這些人物造型也有可能是鬼神一類的形象⁷。目前所能做的，僅能從其形象所描繪出的衣著（特別是戎狄特有的胡服：窄袖、左衽上衣，褲子以及靴子）、髮式、面部種族特徵、身體的刺青（或彩繪）、圖像鑄刻的位置（如在兵器則暗示其為所欲殲滅之敵人）、身體的姿勢（如被網綁則暗示其為罪犯、奴隸或戰俘），以及古物出土的地區（如在北方或西北邊區）⁸，來推測其身份可能為某些非華夏民族，至於這些非華夏民族是否可能是傳世文獻上的戎狄？則要依這些遺物的出土地區是否在北方或西北地區，以及伴隨這些人形圖像出土

¹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年），頁161-168、304-311；《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三——》（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年），頁105-111、332-350。

² 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上海：上海書店，1997年），頁1-154。

³ 鄧淑蘋：〈古代玉器上奇異紋飾的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4卷第1期（1986年），頁1-58。

⁴ 徐良高：〈從商週人像藝術看中國古代無偶像崇拜傳統〉，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考古求知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334-352。

⁵ Jessica Rowson, "Some Example of Human or Human-like Faces o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Bronzes", 收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編：《“迎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考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124-148。

⁶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9期（2000年），頁15-99。

⁷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頁161-168。

⁸ 當然出土地不必然表示該器物是由當地所製造出來的，在判斷時我們還要再參考器物上所顯示的其他特徵。

的其他物件，能否提供出線索暗示其為戎狄的而定。以下筆者擬在前人既有成果的基礎上，就目前所蒐集到的疑似先秦戎狄形象的考古器物來做討論。至於選材的標準，是依據圖像中較易辨識的部分來討論，主要以髮式（如披髮、辮髮、椎結）、衣著、面部種族特徵、身體的刺青（或彩繪）與是否出土於北方或西北邊區等，比較具有鑑別性的特徵，來作為本章探討的對象。當然，即使採取這樣的判別方式，還是有盲點存在，如《禮記·王制篇》就談到「東方曰夷，披髮文身」⁹，可見東夷同戎狄一樣，也有披髮文身的習俗，這是目前較難克服的部分。本文最後還是決定儘量舉出這類圖像的例子，除供同好參考外，也有待學界先進的指正。

⁹ 《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阮元刻本）》，頁 1338。

第一節 新石器時代至商代的異族圖像

3-1-1 具有「深目」特徵的雕像

早在新石器時代，北方地區就曾出現了一些具有類似高加索種人「深目」特徵的塑像。「深目」曾被視為是區別胡漢的一個指標¹，因此該項面部特徵應具有某種程度的民族區別意義。兩尊出土於內蒙古赤峰市林西縣屬於興隆窪文化的石雕，雖然有著圓臉，但雙眼深陷的特徵非常明顯（圖 1）。



圖 1 內蒙赤峰市林西縣出土石雕

摘自《歷史月刊》185 期，頁 22。

另一個在克什克騰旗興隆窪文化遺址所採集的一尊石雕，也可看出具有高鼻深目的特徵（圖 2）²。

¹ 如《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大宛以西的人種是「深眼，多鬚髯」（頁 3174）；又《晉書·石季龍載記 上》：「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頁 2776）

² 圖片參考張彤：〈內蒙古東部及鄰近地區遠古女性崇拜〉，《歷史月刊》第 185 期（2003 年 6 月），頁 21-26。



圖 2 克什克騰旗興隆窪遺址石雕

摘自《歷史月刊》185 期，頁 23。

事實上學界非常熟悉的遼寧省牛河梁女神廟遺址出土的人頭塑像，以往學界皆習於強調其高顴的蒙古人種特徵³，而忽略了其實該塑像也具有部分高加索種的特徵，譬如深陷的眼眶和特別用淡青色玉片所表現的眼睛。（圖 3）



圖 3 牛河梁女神廟遺址出土人頭塑像

摘自《歷史月刊》185 期，頁 24。

³ 如楊泓：《文明的軌跡 I》（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9 年），頁 51；孫其剛 編：《中國文明史 1 原始中國》下冊（台北：地球出版社，1991 年），頁 443-444 由牟鍾鑒執筆的第九章〈原始宗教〉。

類似具有深目特徵的新石器時代石雕在南西伯利亞也有發現，一個在 Irkutsk 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石雕頭像即具有明顯的深目特徵⁴。（圖 4）其面部特徵與後來漢代所製作的胡人雕像非常類似，這種具有深目、高鼻、豐腴臉頰特徵的面貌在今日中亞突厥系民族中仍可經常發現。



圖 4 Irkutsk 新石器時代石雕頭像

摘自 A.M.Tallgren, *ESA*, X II (1938), p.129.Fig.26

最近在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出土了一尊石雕人像，被認為屬於紅山文化早期，其面部特徵也是兩眼凹陷⁵（圖 5）。



圖 5 內蒙巴林右旗出土石雕

摘自《北方文物》2002 年 4 期，頁 52。

⁴ A.M.Tallgren, "Some North-Eurasian Sculptures", *Eurasia Septentrionalis Antiqua*, X II (1938), p.129-132.

⁵ 朝格巴圖：〈巴林右旗出土石雕人像〉，《北方文物》2002 年 4 期，頁 52。

由此來看，在商代之前，中國北方似曾存在著一種具有深目特徵的民族，而與具有蒙古人種面部扁平特徵的漢人有別。W.M McGovern 曾指出長頭型的白色人種原居於西伯利亞南部，他們也許曾傳入蒙古利亞北部，且在甚早的史前時代，他們或曾統有整個蒙古高原也非全不可能⁶。這些具有高鼻深目特徵的圖像暗示了先秦時期的蒙古高原應有白色人種活動過。在殷墟所發掘出的商代殉葬頭骨中，楊希枚及 C.S.Coon 認為其中至少有兩枚被認為是具有北歐人種（Nordic）特徵⁷，雖然針對楊氏的測量及分類，學界有不同看法⁸，但蒙古高原西部及貝加爾湖以西至少從在紀元前三千年末開始，就有白色人種在此區域活動⁹，因此對於這些深目高鼻的人像的出現，其實應在理解之中。

3-1-2 「覆舟式」髮型的圖像

前述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之石雕人像，有一特別值得留意之處：即該頭像髮式相當特別，從眉弓開始，沿著前額向上有一微漸隆起的凸脊，與 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館所藏的西周人頭鍮鉞人像髮型類似¹⁰（圖 6）。

⁶ W.M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39, p.95; 譯文參 章 巽 譯：《中亞古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頁 102。

⁷ 楊希枚：〈卅年來關於殷墟頭骨及殷代民族種系的研究〉，〈河南安陽殷墟墓葬中人體骨骼的整理和研究〉，均收中國社科院歷史所、考古所 編：《安陽殷墟頭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頁 6-20、21-49。

⁸ 韓康信等人認為這兩個頭骨應只是個體的變異，他們應更接近蒙古人種中的華北類型，可歸入蒙古種的東亞類。參韓康信、潘其風：〈殷墟祭祀坑人頭骨的種系〉，收中國社科院歷史所、考古所 編：《安陽殷墟頭骨研究》，頁 85、89；韓康信、何傳坤：〈商代殷墟人類遺骸的鑑定與研究〉，收宋文薰 等主編：《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台北：南天出版社，2002 年），頁 179-191。

⁹ O.A.諾夫戈羅多娃：〈蒙古民族起源的初期階段（公元前 3000 年末至 1000 年）〉，《民族譯叢》1986 年 4 期，頁 48-52。

¹⁰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 年），頁 307。



圖 6 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館所藏的人頭盃鉞

摘自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頁 307。

值得注意的是類似突起之「覆舟式」¹¹髮式還出現在春秋黃君孟夫婦墓所出的兩件人首蛇（龍）身環形玉飾¹²（圖 7）。



圖 7 黃君孟夫婦墓所出人首蛇（龍）身環形玉飾

摘自《考古》1984 年 4 期，頁 314。

該玉器疑似新石器時代晚期即已製作，然後在春秋時被加工改雕¹³。該玉雕的人頭除有「覆舟式」頭髮外，與前述巴林右旗石雕人像不同的是後腦尚有垂髮。相同髮型的例子還出現在法國賽努奇博物館（Cernuschi Museum）所收藏的一件玉人¹⁴（圖 8）以及佛瑞爾博物館（Freer Gallery of Art）所藏的兩件龍山文化玉器¹⁵（圖 9）。

¹¹ 林繼來：〈論春秋黃君孟夫婦墓出土玉器〉，《考古與文物》2001 年 6 期，頁 71-72。

¹² 河南信陽地區文管會 等：〈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發掘報告〉，《考古》1984 年 4 期，頁 313-314、圖版五。

¹³ 林繼來：〈論春秋黃君孟夫婦墓出土玉器〉，頁 71-72。

¹⁴ Alfred Salmony, *Chinese Jade*,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63, plate X II-3.

¹⁵ Doris J. Dohrenwend, "Jade Demonic Images from Early China", *Ars Orientalis*, Vol. X (1965), Fig. 24; 又另參 林巳奈夫：〈所謂饕餮紋は何を表はしたものか〉，《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



圖 8 Cernuschi Museum 所收藏玉人

摘自 Alfred Salmony, *Chinese Jade*, plate X II-3



圖 9 Freer Gallery of Art 所藏龍山文化玉器

摘自 Doris J. Dohrenwend, *Ars Orientalis*, Vol. X (1965), Fig24

擁有這種奇特「覆舟式」垂髮造型的人像疑為同一民族，沈從文認為是商代西部的西羌或東夷¹⁶，林巳奈夫認為是周代的天神，林繼來則認為是三苗¹⁷。總之，就其髮式及面部特徵來看，不能排除其為戎狄的可能性。與此類似的玉人像

——般周青銅器綜覽二——》，頁 51；譯文可參蔡鳳書譯：〈所謂饕餮紋表現的是什麼〉，收樋口隆康編：《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香港：東方書店，1990 年），頁 169-170。

¹⁶ 沈從文：《中國服飾史研究》（上海：上海書店，1997 年），頁 29。

¹⁷ 林繼來：〈論春秋黃君孟夫婦墓出土玉器〉，頁 72。

尚有不少，較著者如佛瑞爾博物館所藏之早期東周玉刀¹⁸（圖 10）及北京故宮所藏之龍山晚期玉珮¹⁹（圖 11），宋鎮豪先生在其近作中有詳盡的蒐集²⁰。



圖 10 佛瑞爾博物館所藏東周早期玉刀

摘自 Doris J.Dohrenwend, “Jade Demonic Images from Early China”, Fig.32（上）、

徐良高：〈從商週人像藝術看中國古代無偶像崇拜傳統〉，頁 338（下）。

¹⁸ Doris J.Dohrenwend, *loc.cit.*, p.62, Fig.32；此玉年代一說為西周，參 徐良高：〈從商周人像藝術看中國古代無偶像崇拜傳統〉，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編：《考古求知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338、350；沈從文則將之列入商代，參氏著：《中國服飾史研究》，頁 32。

¹⁹ 鄧淑蘋：〈古代玉器上奇異紋飾的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 4 卷第 1 期（1986 年），頁 50、圖 37b。

²⁰ 宋鎮豪：〈商代玉石人像的服飾形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頁 71-108。



圖 11 北京故宮所藏龍山晚期玉珮

摘自 鄧淑蘋：〈古代玉器上奇異紋飾的研究〉，圖 37b。

近來在四川出土了一些商代石雕人像，髮式非常奇特。這些雕像分別出土自成都方池街²¹（圖 12），與成都金沙遺址²²（圖 13）。另外 Carl Hentze 在 1967 年的著作中也收錄一件造型類似的黑色玉石雕像²³（圖 14），現藏於芝加哥藝術研究所，巫鴻認為此雕像亦出自廣漢三星堆文化²⁴。



圖 12 成都方池街出土商代石雕人像

²¹ 吳 怡：〈成都方池街出土的石人初探〉，原載《成都文物》1985 年 1 期，後收《中國考古集成西南卷 青銅時代（五）》（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3072-3073；圖參孫振華：《中國美術史圖像手冊》（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3 年），頁 15 圖 42。

²²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遺址 I 區“梅苑”地點發掘一期簡報〉，《文物》2004 年 4 期，頁 4-65。

²³ Carl Hentze, *Funde in Alt-China : Das Welterleben in Altesten China*, Sternstunden der Archäologie, Gottingen : Musterschmidt, 1967, Taf. X X II.

²⁴ Wu Hung, “All About the Eyes: Two Groups of Sculptures from the Sanxingdui Culture”, *Oriental Art* Vol. 28 no. 8 (1997), pp. 58-61.

摘自孫振華：《中國美術史圖像手冊》，頁 15 圖 42。



圖 13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商代石雕人像

摘自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2004 年 4 期，頁 64。



圖 14 石雕人像（Edward and Louise B. Sonnenschein 收藏品）

摘自 Wu Hung, “All About the Eyes: Two Groups of Sculptures from the Sanxingdui Culture”, p.58.

這幾個雕像之髮型與前面所提之「覆舟式」造型有些類似，但其上豎的頭髮是呈中分造型，後面有二至三個髮辮而非垂髮。成都方池街出土的石人的斷代為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殷商²⁵；成都金沙遺址“梅苑”東北部區域的斷代為晚商至春

²⁵ 吳 怡：〈成都方池街出土的石人初探〉，頁 3072。

秋前期。跪坐人像頭頂髮式中分，四角高翹，腦後有辮髮兩束。束髮并為一股，直垂於後背的雙手之間。裸體，赤足，雙膝屈跪，雙手被繩索反縛。金沙遺址另出一件銅立人像，頭帶環形帽圈，腦後有三股髮辮，垂至後背中部時，有一寬帶將三股合為一束²⁶，為探索中國西部先秦時期辮髮民族帶來另一種線索。至於其族屬，吳怡認為成都方池街出土石人可能是蜀族的祖先氐族²⁷；至於成都金沙遺址石人的族屬，王方認為是屬於編髮的西南夷，是那些被古蜀國征服的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形象²⁸，巫鴻特別留意到這類雕像的一大特色是沒有眼睛²⁹。這些留著長辮中分豎髮的民族，與先前留著「覆舟式」垂髮造型的民族之間有無族屬上的關連，恐怕值得進一步探討。因為就側面的角度來觀察，兩者的造型是相當接近的，圖 8 後面的垂髮也不能排除是辮髮的可能性。

3-1-3 青康藏高原東部的西北民族圖像

青海卡約文化曾出土一件人面形飾（圖 15），年代約在商代後期或商周之間，此處的人面對研究當時西北民族形象極有價值³⁰。



圖 15 青海卡約文化出土人面形飾

摘自《中國美術全集 工藝美術篇 4 青銅器（上）》，圖 97。（右）

劉敦愿：〈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解〉，頁 111。（左）

²⁶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遺址 I 區“梅苑”地點發掘一期簡報〉，頁 16、55、60。

²⁷ 吳怡：〈成都方池街出土的石人初探〉，頁 3073。

²⁸ 王方：〈對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石雕作品的幾點認識〉，《考古與文物》2004 年 3 期，頁 60-61。

²⁹ Wu Hung, *loc.cit.*, pp.58-61.

³⁰ 李學勤主編：《中國美術全集 工藝美術篇 4 青銅器（上）》（台北：錦繡出版社，1989 年），圖 97、解說頁 33。

該人面形飾共有兩個人頭像，面形皆有黃種人特徵，前者僅有頭部，類似的面貌可常在當今藏族中發現。後者為接近半身像，圓臉，面頰豐腴，接近當今蒙古或華北地區居民的面貌。由於是在青海出土，人面形飾的族屬為先秦西北少數民族的可能性極高，劉敦愿先生推測可能是犬戎族的製品³¹。

3-1-4 「剪髮」的圖像

除了披髮之外，商代的人物圖象中還有一種「剪髮」的造型，狀似今日俗稱「西瓜皮」。Carl Hentze 的著作收錄過一個骨雕人頭像，據云出自安陽³²（圖 16）。骨雕頭上似戴有細直條紋的帽子，大眼，眼眶凹陷，鼻梁挺直，鼻翼發達，大嘴。梅維恆（Victor Mair）教授認為造型類似稍晚於陝西扶風發現的西周蚌雕³³（參下節圖 17）。



圖 16 商代骨雕人頭像

摘自 Carl Hentze, *Funde in Alt-China*, Taf. XV.

事實上骨雕頭部的刻痕未必是塞種尖帽一類之物，也有可能描刻是「剪髮」之類的髮型。相似造型的人像也有不少，如殷墟婦好墓出土的跪坐人像³⁴（圖

³¹ 劉敦愿：〈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解〉，《人文雜誌》1986 年 4 期，頁 112。

³² Carl Hentze, *op.cit.*, Taf. XV.

³³ Victor Mair, “Old Sinitic*Myag, Old Persian Maguš and English Magician” , *Early China* , Vol.15 (1990), pp.27-47.

³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頁 153。

17)，傳世商代玉器³⁵（圖 18），以及兩件傳世西周銅器玉飾與門飾³⁶（圖 19）。戰國中山 墓前曾採集到一呈半蹲狀的銅製胡服俑（圖 20），雖然考古報告中稱其頭髮「披散結小辮」，但比較之後可發現其實髮式還是接近上述剪髮的髮型。該墓所發掘出土的一座十五連盞燈，其底座有兩個小人（圖 21），頭梳短髮，亦屬接近的髮型³⁷。



圖 17 殷墟婦好墓出土跪坐人像

摘自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頁 153 圖 80。



圖 18 傳世商代玉器頭像

摘自 徐良高：〈從商週人像藝術看中國古代無偶像崇拜傳統〉，頁 337 圖 3-3。

³⁵ 徐良高：〈從商週人像藝術看中國古代無偶像崇拜傳統〉，頁 337 圖 3-3。

³⁶ 徐良高：〈從商週人像藝術看中國古代無偶像崇拜傳統〉，頁 341 圖 8-1、頁 342 圖 9-5。

³⁷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墓——戰國中山國王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頁 134、333、圖版 90、243；王素芳、石永士：《中山國探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104。



圖 19 傳世西周銅器玉飾與門飾

摘自 徐良高：〈從商週人像藝術看中國古代無偶像崇拜傳統〉，頁 341 圖 8-1（右）、頁 342 圖 9-5（左）。



圖 20 戰國中山 墓前採集之銅製胡服俑

摘自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頁 333（上）；
王素芳、石永士：《中山國探秘》，頁 104（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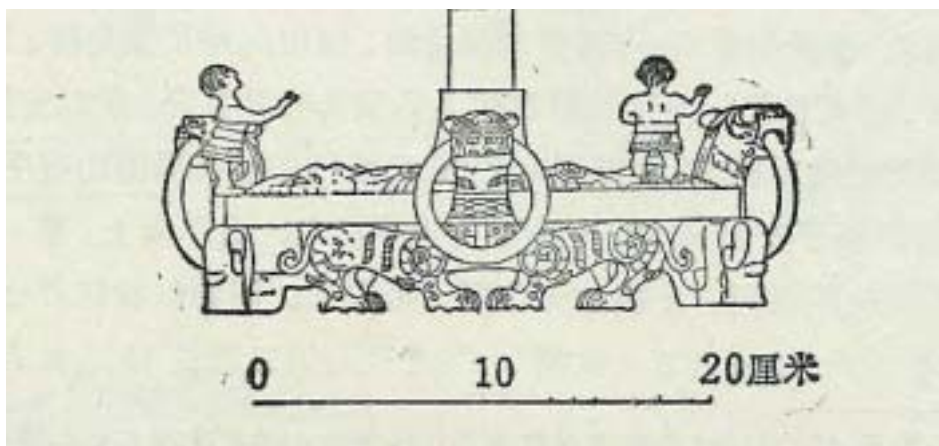


圖 21 戰國中山 墓十五連盞燈底座小人像

摘自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頁 134（上）、圖版 90（下）。

3-1-5 兩件殷墟人物造型圖像的討論

此外尚有兩例雖未必為戎狄之屬，但也值得注意。史語所藏有西北岡 1400 號大墓所出土青銅人面³⁸一具（圖 22）。

³⁸ 文物精品選錄小組 編：《來自碧落與黃泉——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精選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98 年），頁 30。



圖 22 西北岡 1400 號大墓青銅人面

摘自 文物精品選錄小組：《來自碧落與黃泉——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精選錄》，頁 30。

就其外貌來看，顴骨突出且雙眼上斜，具有明顯的蒙古人種特徵，因為該人面並非面具，用途不詳³⁹。從該人面頂部有一環來看，此人面平時當是用於懸掛。不過在中國西北部的南西伯利亞⁴⁰（圖 23）與新疆地區⁴¹（圖 24），都發現過有以面具覆蓋在屍體臉部埋葬的習俗，儘管年代較商代晚，由於此人面約與一般人臉孔大小相當，是否與西北民族習俗有關還有待探討。學界有過商文化起源於北方的說法⁴²，而商文化與南西伯利亞卡拉蘇克文化之間的關係也是學界關注的重點⁴³，有學者提出中國北方的古族“鬼方”以及《山海經》中提到的“一目國”，可能就是一個有戴面罩與面衣習俗的民族⁴⁴。

³⁹ 同前註，頁 156。

⁴⁰ 吉謝列夫 著、莫潤先 譯：《南西伯利亞古代史》上冊（烏魯木齊：新疆社科院民族所，1985 年），頁 141-142；下冊頁 47、65-70。

⁴¹ 圖參馬承源、岳峰 主編：《絲路考古珍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 年），頁 230；又可另參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 15 號墓發掘報告〉，《文物》1999 年 1 期，頁 4-1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營盤墓地 1995 年發掘報告〉，《新疆文物》2001 年 1-2 合期，頁 10。

⁴² 金景芳：〈商文化起源於我國北方說〉，《中華文史論叢》第 7 輯（1979 年），頁 65-70。

⁴³ Karl Jettmar, “The Karasuk Culture and Its South-Eastern Affiniti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22 (1950) ,pp.83-126；烏恩：〈中國北方青銅文化與卡拉蘇克文化的關係〉，收徐元邦 編：《中國考古學研究（第二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 年），頁 135-150。

⁴⁴ 王克林：〈一目國鬼方新探〉，《文博》1998 年 1 期，頁 30-38、66。



圖 23 南西伯利亞塔施提克時期面罩

摘自 吉謝列夫：《南西伯利亞古代史》上冊，圖一。



圖 24 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面罩

摘自《絲路考古珍品》，頁 230。

另一項是安陽小屯 358 號灰坑出土的陶俑（圖 25），因為陶俑雙手遭桎梏⁴⁵，故應為奴隸或戰俘⁴⁶。

⁴⁵ 文物精品選錄小組 編：《來自碧落與黃泉——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精選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98 年），頁 36、157。

⁴⁶ 初仕賓認為這些特殊俑人，反映出當時中央王朝征服周圍各方國民族，俘掠大量戰俘這一史實。參見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1977 年 2 期，頁 126-127。



圖 25 安陽小屯出土陶俑

摘自 文物精品選錄小組：《來自碧落與黃泉——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精選錄》，頁 36。

有趣的是此二俑的面部造型酷似相距約二千年後塔兒坡秦墓所出土的兩具騎馬俑⁴⁷（圖 26），面部造型同為圓平臉，長高鼻，鼻梁特別發達，眼、鼻孔和嘴唇皆為戳刻。



圖 26 塔兒坡秦墓所出土騎馬俑

摘自 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兒坡秦墓》，圖版二。

有學者認為塔兒坡的騎馬俑族屬應為義渠⁴⁸。若從面部類似的造型這一點來看，小屯所出的陶俑所表現的民族，或來自於西北地區亦未可知。

⁴⁷ 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兒坡秦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年），頁 125-128。該墓葬的年代被認為是從戰國晚期到秦統一，見同書，頁 226-227。

⁴⁸ 趙斌：〈咸陽塔兒坡戰國秦墓出土騎馬俑族屬考辨〉，《考古與文物》2002 年 4 期，頁 40-44。

3-1-6 一件疑似「編髮」的人像造型

日本天理參考館藏有一商代青銅人物形竿頭飾，人物為一裸體女性，身上有疑似刺青的圖案，紋樣與殷墟婦好墓出土跪坐人像背部刻痕類似⁴⁹（參圖 17），呈半蹲坐狀，跣足，腳下刻有青蛙圖案，當為部族之標誌⁵⁰（圖 27）。頭上有幾道刻痕，可能是戴著弁之類的東西⁵¹，但也有可能是頭髮，尤其頭部最中央的刻痕成突起狀，可能是編髮垂束而下的造型⁵²。該人像的年代有爭議，天理參考館圖錄認為是商代，但林巳奈夫認為是春秋後期（前五世紀前半），而且是一個女神的形象⁵³。



圖 27 天理參考館所藏商代青銅人物形竿頭飾

摘自《シルクロードの古代文物——天理參考館 50 周年記念——》，圖 9。

⁴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圖 80。

⁵⁰ 天理參考館 編：《シルクロードの古代文物——天理參考館 50 周年記念——》（奈良：天理參考館，1980 年），圖 9。

⁵¹ 朝日新聞社 編、水野清一 監修：《天理參考館圖錄 中國篇》（東京：朝日新聞社，1967 年），頁 7 圖 16 之說明。

⁵² 朝日新聞社 編、水野清一 監修：《天理參考館圖錄 中國篇》，頁 7；又另參林巳奈夫：《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三——》，頁 105。

⁵³ 林巳奈夫：〈殷周の「天」神〉，《古史春秋》第 6 號（1989 年），頁 3；又氏著：《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三——》，頁 105。

至於引起眾多學者關注的四川三星堆青銅人像，其年代約與商代同時，儘管有學者認為其與近東文明有關⁵⁴，但似無將之列入戎狄的前例，故暫存而不論。

⁵⁴ 段渝：〈古代巴蜀與南亞、近東的經濟和文化交流〉，《社會科學研究》1993年3期，頁48-55、73；又可另參氏著：〈古代巴蜀與近東文明〉，《歷史月刊》第61期（1993年2月），頁92-100。

第二節 西周時期的戎狄圖像

3-2-1 披髮造型

服色髮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極重視的文化象徵¹。髮式更是判別民族的一個重要指標²，孔子就曾稱讚過管仲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³。披髮是當時戎、夷等民族的特徵，《禮記·王制篇》曾載：

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移。東方曰夷，披髮紋身，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⁴

但戎的披髮似乎令人印象深刻，《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曾記載：

辛有適伊川，見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⁵

披髮是指頭髮批散而下⁶，依其髮式來判斷，此類披髮的人物形象極可能與戎族有關。披髮的人像造型出現於茹家莊墓地的一號車馬坑中（年代約在昭、穆之際），其中有一塊青銅軛飾，軛飾的正面是一大獸頭⁷，獸頭背後蹲伏一小人，小人面龐寬短，平頂，額顱飽滿，大耳，闊口，鼻頭寬厚，身著短褲、束寬腰帶、

¹ 羅志田：〈夷夏之辨與道治之分〉，收氏著：《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頁84。

² 許倬雲：《西周史》（台北：聯經出版社，民73年），頁51。

³ 《論語，憲問篇》，頁127。

⁴ 《禮記·王制篇》，頁247。

⁵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頁247。

⁶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9期（2000年），頁20。

⁷ 林巳奈夫認為此獸為虎，並舉出其他三個同為西周時期的相似例子，將之歸類為「裸人總髮乘虎」主題，見氏著《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年），頁165、309。

紋身、長髮披後⁸（圖 1），可能為馭者或奴隸形象的寫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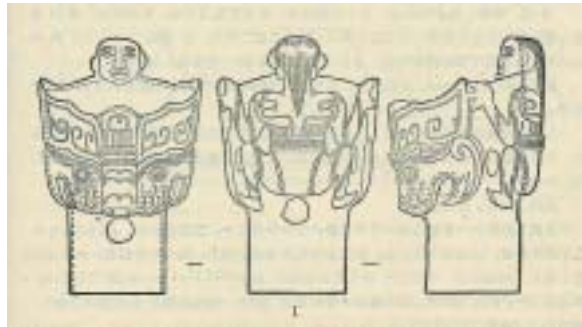


圖 1 茹家莊墓地青銅軛飾

摘自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 魚國墓地》，頁 403。

針對車軛飾的披髮造型，考古報告者指出與西戎和羌人的披髮習俗較為接近⁹。值得注意的是其髮型與望山二號墓所出土銅燈上的小人像非常近似（詳第三節圖 5），同樣都是頭皮前半部呈禿狀，後半部披髮並往後收束成細長型。類似的垂辮髮式，林巳奈夫指出在殷墟婦好墓中所出土的玉雕中也可發現¹⁰（參前節圖 17）。

茹家莊墓地一號車馬坑所出土的青銅軛飾人像的背後，刻有明顯的刺青，主題為兩隻相背回首的小鹿，《史記·匈奴列傳》中曾提及：「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¹¹劉敦愿先生曾根據茹家庄的這件青銅軛飾指出，此處所指的四白狼四白鹿，很可能指的是當時俘虜了八個分別以狼和鹿為圖騰的犬戎部落¹²。可見在西周時，我國西北方曾存在著一些以鹿為圖騰的游牧部落，如蘇聯阿巴耶夫曾把Saka（塞種）的族名解釋為鹿¹³。這個推測，也可以

⁸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 魚國墓地 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頁 403。

⁹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 魚國墓地》，頁 401、403、448。

¹⁰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頁 166。

¹¹ 《史記·匈奴列傳》，頁 136。

¹² 劉敦愿：〈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解〉，頁 110；內田吟風認為此種記載除圖騰說外，也有可能是象徵征服了將馴鹿、狼作為役獸的通古斯及突厥多數部族的一種比喻，參氏著：〈周代の蒙疆に就いて〉，《東洋史研究》第 4 卷 4-5 號（1939 年），頁 16；內田吟風、田村實造 等譯注：《騎馬民族史 1 正史北狄傳》（東京：平凡社，1976 年），頁 5，譯文參余大鈞 譯：《史記·匈奴傳》箋注，《北方民族史與蒙古史譯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21。

¹³ 唐善純：《華夏探秘——上古中外文化交通》（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44。

在巴澤雷克（Pazyryk）古墓的發現中得到證實。在巴澤雷克二號墓葬中，曾發掘出一位古代游牧部落首領的木乃尹，由於長期封凍的結果，整個屍身保存得相當完好，甚至連皮膚上的刺青都還鮮明可辨，而鹿正是這位首領身上刺青圖案中的主要母題¹⁴（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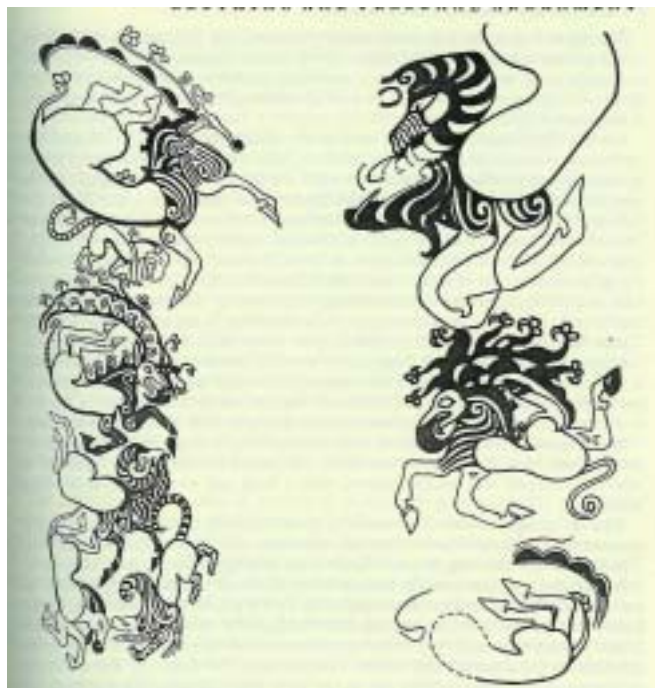


圖2 巴澤雷克二號墓葬木乃尹刺青

摘自S.I.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p.111。

在西方 A.Schoenlicht 的收藏品中，有一斧柄頭飾，年代在西周，面部不甚清楚，但披髮造型尚稱明顯¹⁵（圖3）。下顎作饕餮或犧首樣式，嘴巴緊閉¹⁶。又在上村嶺西周虢國墓地出土的一件玉質人像，仰首，闊鼻、大耳、呈蹲踞狀¹⁷（圖4），其髮型與此類似，都是明顯的披髮。

¹⁴ S.I.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p.109-114。

¹⁵ Doris J.Dohrenwend, "Jade Demonic Images from Early China", *Ars Orientalis*, Vol. X (1965), Fig.61.

¹⁶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年），頁163。

¹⁷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上村嶺虢國墓地 M2006 的清理〉，《文物》1995年1期，頁24、28。



圖3 斧柄頭飾（A.Schoenlicht 收藏品）

摘自Doris J.Dohrenwend, “Jade Demonic Images from Early China”, Fig.61.



圖4 上村嶺西周虢國墓地出土玉質人像

摘自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上村嶺虢國墓地 M2006 的清理〉，頁 28。

披髮似非華夏民族的傳統髮式¹⁸，若依《禮記·王制篇》的說法，東夷與西戎都是披髮的，甚至晚至中古時期的突厥，都還維持披髮之俗¹⁹。那麼由此種披髮的習俗，我們或可先將具有此種髮式的人物圖像族屬，歸類為夷或戎。披髮的人像造型在西周時期尚有幾例：一是甘肅靈臺白草坡所出土的人頭釜鉤戟²⁰（圖5）。人頭濃眉巨眼，披髮捲鬚，腮部有“ω”形紋飾。

¹⁸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頁 165。

¹⁹ 榮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內部形態〉，收氏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頁 124、151。

²⁰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靈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1977 年 2 期，圖版 13；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上海：上海書店，1997 年），頁 37 插圖 8-3。



圖5 甘肅靈臺白草坡人頭鋌鉤戟

摘自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考古學報》1977年2期，頁115（右）、

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頁37插圖8-3（左）。

類似的刺青還有Victoria and Albert博物館所藏的人頭鋌鉤（參前節圖6）。依據林巳奈夫的資料，此人頭鉤的年代是屬於西周²¹，但周緯認為是殷商之器²²，其臉頰部位也有疑為刺青的圖記，圖案近於甘肅靈臺白草坡的人頭戟。在河南方城揚集發現的漢代畫像磚石圖像中，有一榜題為「胡奴門」的胡人圖像，其面部的臉頰亦有一疑似刺青的圖記²³（圖6），一樣鬍鬚發達，二者造型類似。



²¹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頁 307。

²² 周 緯：《中國兵器史稿》（台北：明文書局，1988 年），頁 105、圖版第 25 說明。

²³ 王建中 主編：《中國畫像石全集 第 6 卷》（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0 年），圖 43。

圖6 臉上有刺青圖案之漢代「胡奴門」畫像磚石

摘自《中國畫像石全集 6》，圖43。

初仕賓在報告中指出：鉤戟的人頭像，可能與殺害異族戰俘，舉行血祭的“獻俘”禮有關。它與殷末的人頭釜鉞、石寨山滇國墓的人紋鉞、吊人矛一樣，都是奴隸主為炫耀“軍功”、“獻俘”而專鑄的特殊兵器。鉤戟上的人頭像，則可能是鬼方、獫狁等族人的形象²⁴，林梅村甚至認為此人頭戟造型有白種人的特徵²⁵。

披髮的造型在西周尚有美國佛瑞爾博物館所藏的銅刀。刀上有一作踞蹲狀的人像，垂髮，但值得注意的是髮末端成類似椎結之球狀²⁶（圖 7）。



圖 7 美國佛瑞爾博物館所藏的銅刀

摘自 *A Descriptive and Illustra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Bronzes*, plate 45.

²⁴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頁 114-115、126。

²⁵ 林梅村：〈開拓絲綢之路的先驅——吐火羅人〉，《文物》1989 年 1 期，頁 73。後收氏著：《西域文明》（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 年），頁 7。

²⁶ Compiled by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 Descriptive and Illustra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Bronzes*, Washington, D.C.: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1946, p.91-92, plate 45.

幾乎一樣的髮型出現在年代稍晚的客省莊第 140 號墓葬中（年代約在戰國末年到漢武帝以前）。墓中出土了兩件長方形透雕銅飾，兩件標本大小，紋飾均相同，圖中有二個人像，高鼻、長髮，兩人互摟住對方的腰部和一腿，作摔跤狀²⁷（圖 8）。從發掘報告所作的描繪圖來看，人像的頭髮梳向後方而成披髮，末端亦成球狀，正與上述佛瑞爾博物館所藏銅刀人物髮式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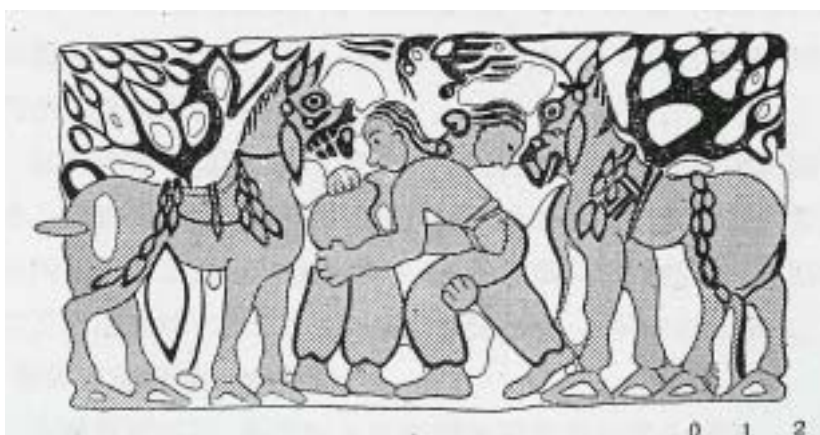


圖 8 客省庄第 140 號墓葬出土透雕銅飾

摘自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澧西發掘報告》，頁 139。

還有一種是所謂的「總髮」或「束髮」²⁸，類似披髮，但在垂髮的末端將之束起固定，使頭髮不隨意飄散。總髮者，總其髮而束縛之也，或為髻，則曰結髮，或為辮，則曰編髮²⁹。日本出光美術館藏的一件裸人乘虎車轄，年代定在西周。人像大耳、巨眼，有著近似誇張的大鼻梁，其髮式林已奈夫認為即屬總髮之類³⁰（圖9）。

²⁷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澧西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頁138-140。

²⁸ 林已奈夫：〈春秋戰國時代の金人と玉人〉，收氏編：《春秋戰國出土文物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年），頁71。

²⁹ 李思純：〈中國歷史上邊疆民族髮式考（一名胡髮考）〉，《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三輯（1943年），頁60。

³⁰ 林已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頁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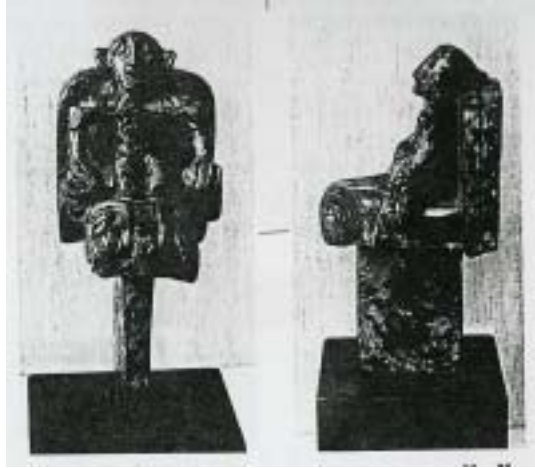


圖9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裸人乘虎車轄

摘自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頁309。

3-2-2 椎結造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有披髮的造型外，也有椎結的髮型。林巳奈夫留意到美國佛瑞爾博物館所藏的一個西周裸人虎頭合體像，其髮型有明顯的椎結造型（圖 10）；類似的椎結造型林巳奈夫書中尚有一例（圖 11），年代亦在西周。雖較不明顯，但拖髮椎結仍清晰可辨³¹。



圖 10 佛瑞爾博物館所藏裸人虎頭合體像之椎結造型

摘自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頁 310。

³¹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頁 309-310。



圖 11 George Eumorfopoulos 所藏裸人虎頭合體像之椎結造型

摘自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頁 309。

在西方還有一件劍鞘飾收藏品（The Therese and Erwin Harris Collection），其頂部有兩個作跪姿狀的小人像（年代被定為公元前十世紀），造型杏眼、高鼻、厚唇、大耳，被認為具有高加索種的面貌，髮型同樣也是椎結³²（圖 12）。



圖 12 劍鞘飾（The Therese and Erwin Harris Collection）

摘自 Jeny F So & Emma C.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p.48.

相同椎結造型的劍鞘飾也見於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其中出土的一件劍鞘飾（年代被定為西周成、康之間）上方亦有有兩個相背屈膝而坐的小人，衣著不清楚，腦後有高髮髻³³（圖 13），與前件收藏品屬同一造型。此外，洛陽北窯村西周遺

³² Jeny F So & Emma C.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Seattle and London: Arthur M. Galle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pp.123-124.

³³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年），頁 200-202。

址出土的一具跪踞銅人像，人像的髮型也是呈現明顯的椎結（圖 14）³⁴。



圖 13 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出土劍鞘飾

摘自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頁 202（右）、彩版 46（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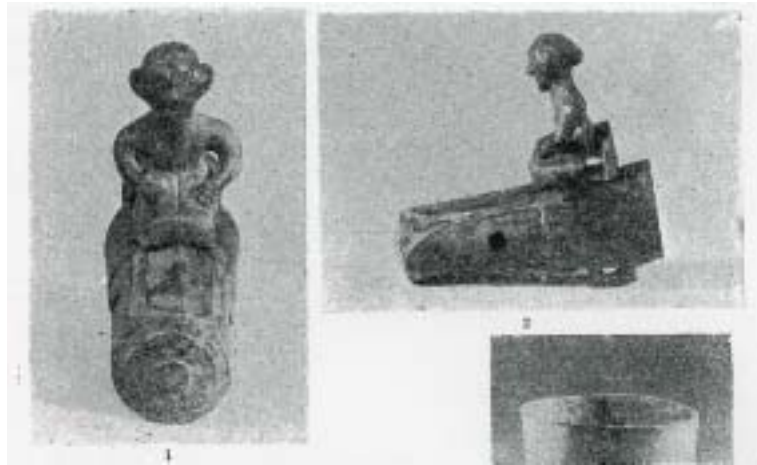


圖 14 洛陽北窯村出土跪踞銅人像

摘自 洛陽博物館：〈洛陽北窯村西周遺址 1974 年度發掘簡報〉，頁 56。

到了戰國晚期以降，北方草原民族的青銅牌飾中經常可見這種椎結的髮型³⁵。史籍雖記載戎狄有披髮之俗，但卻未提到戎狄椎結。但起碼自漢初起，塞北

³⁴ 洛陽博物館：〈洛陽北窯村西周遺址 1974 年度發掘簡報〉，《文物》1981 年 7 期，頁 56。

³⁵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頁 55-56、圖 65、66。

地區已有椎結之俗³⁶。《史記·朝鮮列傳》：

朝鮮王滿者，……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魑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³⁷

《漢書·李廣、蘇建傳》：

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³⁸

除此之外，在漢代的南越、西南地區和四川也有椎結之俗。《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魑結箕踞見陸生。³⁹

《史記·西南夷列傳》：

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魑結、耕田、有邑聚。⁴⁰

揚雄《蜀王本紀》說：「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⁴¹因此這些有椎結特徵的人像可能與塞北或西南地區的古代少數民族有關。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髮型相當複雜，從晉寧石寨山所出的一件銅製紡織場面貯貝器可見端倪⁴²（圖 15）。銅像雖大多是女性，但髮型有總髮、辮髮、椎結、甚至頭頂螺髻，反

³⁶ 白鳥庫吉認為有關匈奴錐結的記載，可能是將髮辮束起打結的一種形式。參氏著：〈亞細亞北族の辮髮に就いて〉，收氏著：《白鳥庫吉全集 第五卷》（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頁231-237。

³⁷ 《史記·朝鮮列傳》，頁2985。

³⁸ 《漢書·李廣、蘇建傳》，頁2458。

³⁹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頁2697。

⁴⁰ 《史記·西南夷列傳》，頁2991。

⁴¹ 嚴可均輯、任雪芳審定：《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539。

⁴² 林聲：〈晉寧石寨山出土銅器圖像所反映的西漢滇池地區的奴隸社會〉，《文物》1975年2期，頁77；另參張增祺：《晉寧石寨山》（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1998年），頁51-52。

映了其髮型的多元性⁴³。



圖 15 晉寧石寨山所出紡織場面貯貝器

摘自 林聲：〈晉寧石寨山出土銅器圖像所反映的西漢滇池地區的奴隸社會〉，頁 77

3-2-3 辮髮造型

西周時期辮髮的造型較少，目前僅收一例。在寶雞渭河南岸竹園溝 13 號墓地，出土了一件人頭蓋內銅鉞（年代約在成、康之際）。人首方臉，闊口，濃眉，鼻頭圓寬，額前有劉海，腦後有髮辮，八個髮辮節極為清楚⁴⁴（圖 16）。

⁴³ 洪進業：《具象與抽象——從形制到觀念的秦漢服飾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 7 月，頁 116。

⁴⁴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 魚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頁 7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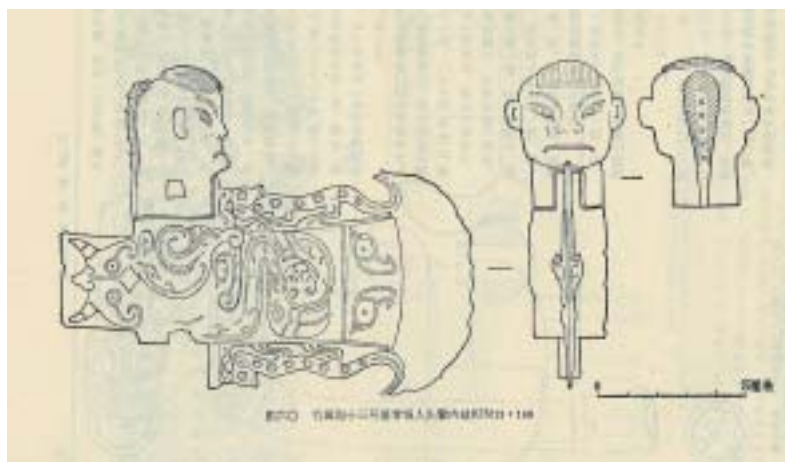


圖 16 竹園溝 13 號墓地人頭盔內銅鉞

摘自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 魚國墓地》，頁 72。

3-2-4 高加索種造型

就容貌的不同而言，圖 12 的劍鞘飾上的人頭像，已有高加索人種高鼻多鬚的特徵。更引人注意的白種人形象雕塑，是陝西扶風西周宮殿遺址出土的兩個人頭蚌雕。蚌雕的人像呈現高鼻、深目、狹面等明顯的高加索種特徵，頭上原似帶有尖帽，但被削去一半，在削面被刻上了一個代表巫的「+」符號⁴⁵（圖 17）。



圖 17 陝西扶風西周宮殿遺址出土的兩個人頭蚌雕

摘自 孫振華：《中國美術史圖像手冊》，頁 37 圖 124（左）、

陳全方：《周原與周文化》，頁 20（右）。

⁴⁵ 尹盛平：〈西周蚌雕人頭像種族探索〉，《文物》1986 年 1 期，頁 46-49；陳全方：《周原與周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20；圖參孫振華：《中國美術史圖像手冊》（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3 年），頁 37 圖 124。

楊寬先生認為這兩個具有白色人種特徵的人頭蚌雕，是由西方東來的「胡巫」⁴⁶。陳全方先生認為蚌雕的族屬為大月氏或烏孫⁴⁷，但尹盛平先生⁴⁸、饒宗頤先生⁴⁹、劉雲輝先生⁵⁰及水濤先生⁵¹均認為此蚌雕與塞種（Saka）有關。斯維至先生則主張蚌雕人頭像的族屬應為獫狁，而獫狁即塞種⁵²；Victor.H.Mair（梅維恆）則更進一步據此將中國的巫與古伊朗語之“Magus”做了聯繫⁵³。更值得注意的是蚌雕頭像的臉頰部位有疑似刺青的水滴狀刻痕，這種在臉頰部位有刺青圖案的圖像，亦見於西周同時期的其他兩件人頭像，一是靈台白草坡所出土的人頭釜鉤戟（參圖 5）；另一個是 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館所藏的西周人頭釜鉞髮型類似（參前節圖 6）。

漢代的匈奴人似有黥面之俗，《史記·匈奴列傳》載：

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⁵⁴

雖然匈奴要求漢使黥面可能是一種示威的舉動，表示漢使已臣服於匈奴，但不能排除黥面是匈奴之故俗（前引文曾強調王烏“習胡俗”），故匈奴要求漢使照匈奴之俗黥面，有入境必須隨俗的意味。

此外，在北京昌平縣所出土的一把西周劍柄頭部，刻畫了一個人頭像，容貌大眼，嘴上蓄髭，被認為具有高加索種的外貌⁵⁵（圖 18），造型與後來的突厥石

⁴⁶ 楊寬：《西周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頁 294。

⁴⁷ 陳全方：《周原與周文化》，頁 20。

⁴⁸ 尹盛平：〈西周蚌雕人頭像種族探索〉，同前註。

⁴⁹ 饒宗頤：〈上代塞種史若干問題〉，《中國文化》第 8 期（1993 年），頁 165-166。

⁵⁰ 劉雲輝：〈周原出土的蚌雕人頭像考〉，《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486-491。

⁵¹ 水濤：〈從周原出土蚌雕人頭像看塞人東進諸問題〉，文收《遠望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四十週年紀念文集 上冊》（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 年），頁 373-377。

⁵² 斯維至：〈從周原出土蚌雕人頭像談獫狁文化的一些問題〉，《歷史研究》1996 年 1 期，頁 92-100。

⁵³ Victor H.Mair, “Old Sinitic Myag, Old Persian Magus and English Magician”, *Early China*, Vol.15 (1990), pp.27-47.

⁵⁴ 《史記·匈奴列傳》，頁 2913。

⁵⁵ Jeny F So & Emma C.Bunker, *op.cit.* p.21, fig.5; Mera Csorba, “The Chinese Northern frontier :

雕類似。Otto Maechen-Helfen 也留意到一個大英博物館所藏的青銅牌飾，據云出自鄂爾多斯，為匈奴之遺物（文中未註明年代）。造型同樣是大眼、高鼻、有髭⁵⁶（圖 19），兩者造型極為類似。大眼有髭的圖像尚見於燕下都出土之人像金飾（詳下節圖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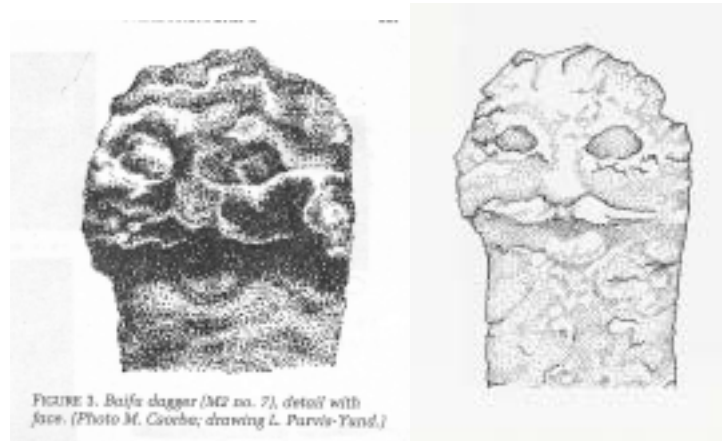


圖 18 北京昌平白浮所出西周劍柄頭部

摘自 Jeny F So & Emma C.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p.21 (右) ; Mera Csorba, "The Chinese Northern Frontier : Reassessment of Bronze Age Burials from Baifu", p.567. (左)



圖 19 大英博物館所藏的青銅牌飾人像

摘自 Otto Mae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371, Fig.75.

reassessment of Bronze Age burials from Baifu ”, *Antiquity* 70 (1996) ,pp.564-587.

⁵⁶ Otto Mae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3,p371, Fig.75.

西周時期疑似白種人高鼻多鬚特徵的圖像，尚有 Arthur M.Sackler Gallery 所藏的玉雕。圖案為一鳥佇足於人頭像之上，人像為披髮、大耳、高鼻、下巴有疑似鬚鬚之紋路⁵⁷（圖 20）。美國佛瑞爾博物館所藏的一件銅戈，年代只註明為周代，圖錄說明其為動物⁵⁸（圖 21），但在與 Arthur M.Sackler Gallery 所藏玉雕比較之後，可發現兩者造型相近，毋寧相信其為人頭像，其匠意也頗類甘肅靈臺白草坡的人頭戟（參圖 5）。又美國佛瑞爾博物館所藏之西周玉人頭像（圖 22）⁵⁹，具有大眼、高鼻的特徵，學者也認為其有胡人典型之高鼻深目形象⁶⁰。其實新石器時代晚期及商代，類似佛瑞爾博物館西周玉人頭像造型的玉器亦不在少數，林已奈夫認為此種形象是饕餮的某種表現形式⁶¹。但即使是饕餮，也可能與外族有關，楊希枚就曾提出饕餮實即斯基泰（Scythians）的說法⁶²。



圖 20 Arthur M.Sackler Gallery 所藏玉雕

摘自 Jessica Rowson, “Some Example of Human or Human-like Faces o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Bronzes”, Fig 8。

⁵⁷ Jessica Rowson, “Some Example of Human or Human-like Faces o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Bronzes”, 收北京大學考古學系 編：《“迎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考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33 圖 8。

⁵⁸ Compiled by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op.cit ,p.95,plate34-5.

⁵⁹ 國立故宮博物院 編：《海外遺珍 玉器（二）》（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1 年），頁 23。

⁶⁰ 潘其風：〈中國古代人種〉，《歷史月刊》第 24 期（1990 年），頁 97。

⁶¹ 林已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頁 48-50。

⁶² 楊希枚：〈古饕餮民族考〉，《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24 期（1967 年），頁 1-23。



圖 21 美國佛瑞爾博物館所藏的銅戈

摘自 *A Descriptive and Illustra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Bronzes*, plate 34-5.



圖 22 美國佛瑞爾博物館所藏之玉人頭像

摘自 國立故宮博物院：《海外遺珍 玉器（二）》，頁 23。

綜觀這些西周時期的人物圖象，就髮式而言，「覆舟式」的髮型在西周已不再出現，辮髮仍繼續存在，披髮的造型大量出現，且出現了商代之前所未見的椎結髮型；而就容貌來看，在大臉豐頰的蒙古人種面貌之外，其實發現了不少具高鼻、深目、多鬚等高加索特徵的人物圖象。這暗示了在西周時期周人與白色人種民族的接觸程度，可能比以往所認知的還要頻繁。

第三節 東周時期的戎狄圖像

3-3-1 披髮造型

東周時期有不少的總髮造型人像，最明顯的是西方Bahr收藏品中的玉質女性立人像，年代被斷在東周晚期¹（圖1），濃眉大眼，臉頰豐腴，有北方游牧民族常見的臉型。



圖1 女性玉立人像（Bahr收藏品）

摘自 Alfred Salmony, *Chinese Jade Through the Wei Dynasty*, Plate. X X V -5.

類似的例子尚有哈佛大學佛格美術博物館（Fogg Art Museum）所藏的玉人（前三世紀後期），雖為右衽，但髮型也是總髮，臉龐亦屬北方民族寬大的類型²（圖2）。同為總髮者另有瑞典遠東古代博物館所藏的銅人像，年代在前四世紀後期³（圖3），髮上有冠，腦後為總髮。又Worcester Art Museum所藏銅人（前四世

¹ Alfred Salmony, *Chinese Jade Through the Wei Dynasty*,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63, p.95、Plate. X X V -5.

² 林巳奈夫：〈春秋戰國時代の金人と玉人〉，頁 32、圖 35。

³ 林巳奈夫：〈春秋戰國時代の金人と玉人〉，收氏編：《春秋戰國出土文物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 年），頁 97-99、圖 9。

紀)，雖為右衽，其髮型為總髮⁴（圖4），但束起的部分較偏垂髮之末端，前節提到「披髮但末端呈球狀」的類似椎結髮型，是否就是圖4的這種總髮造型，值得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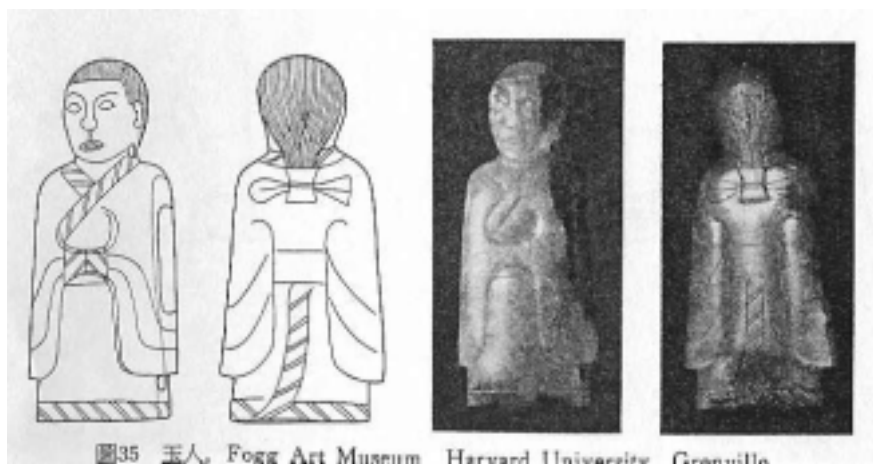


圖2 哈佛大學佛格美術博物館（Fogg Art Museum）所藏玉人

摘自 林巳奈夫：〈春秋戰國時代の金人と玉人〉，圖35。



圖3 瑞典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所藏銅人像

摘自 林巳奈夫：〈春秋戰國時代の金人と玉人〉，圖9。

⁴ 林巳奈夫：〈春秋戰國時代の金人と玉人〉，頁 118、圖 18。



圖4 Worcester Art Museum所藏銅人

摘自 林巳奈夫：〈春秋戰國時代の金人と玉人〉，圖18。

另一值得注意者是這幾例人像之臉形皆屬寬大、臉頰豐腴一類，此種面形是中國北方民族常見的臉形（參圖10、13）。

此外，江陵望山沙冢楚墓二號墓葬中出土了一座雕刻的人騎駱駝銅燈。此銅燈造形渾樸稚拙⁵，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騎在駱駝上的小人像。此人像似乎未著衣物，臉型是寬闊的圓形臉，有豐腴的面頰，這種臉型經常出現在我國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的圖像中。其髮式也很特別，頭的前半部呈半禿狀，頭髮只留後半部，披髮，亦近於清代滿洲人的剃髮髮式⁶（圖5）。因該圖只作正面及側面的描繪，人像背後的髮式是否也類似滿洲人紮成辮子不得而知，暫列入披髮之類。

⁵ 皮道堅：《楚藝術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258。

⁶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頁137。



圖5 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所出人騎駱駝銅燈

摘自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頁137（上）、圖版69（下）。

3-3-2 辮髮造型

辮髮的造型見於哈佛大學佛格美術博物館（Fogg Art Museum）所藏玉人，年代在前四世紀中期。人像腦背有髮束垂降而下，其餘部分的頭髮似皆剃光（圖6）。其實此種髮型究係披髮還是辮髮實頗難界定，林巳奈夫認為接近後世烏丸人、鮮卑人之髮型⁷。

⁷ 林巳奈夫：〈春秋戰國時代の金人と玉人〉，收氏編：《春秋戰國出土文物の研究》（京都：京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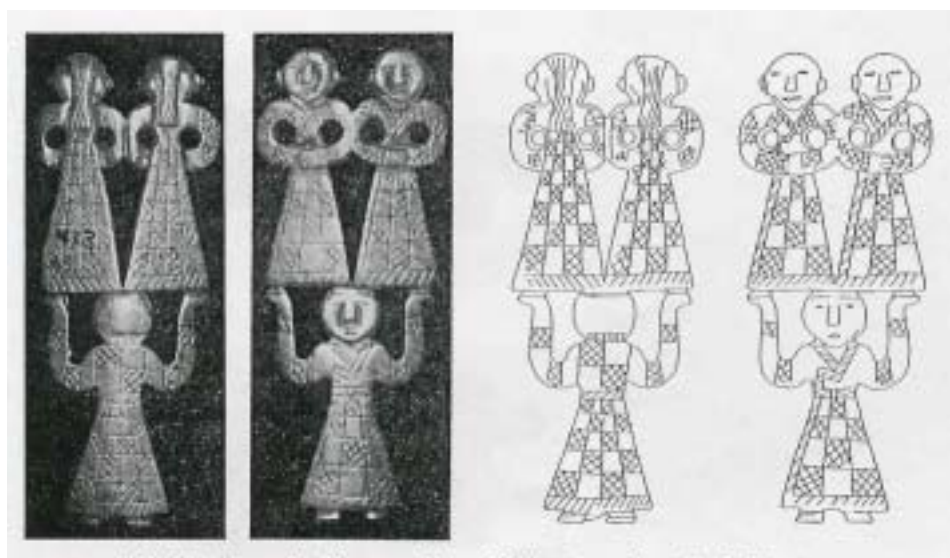


圖6 哈佛大學佛格美術博物館（Fogg Art Museum）所藏玉人

摘自 林巳奈夫：〈春秋戰國時代の金人と玉人〉，圖32。

麥高文（W.M McGovern）曾認為匈奴人的頭髮大部分被剃去，但往往在頭頂留一簇頭髮，又編兩條小辮掛在耳後⁸，白鳥庫吉也認為匈奴是辮髮的⁹，他們所認為的辮髮可能是類似寶雞竹園溝13號墓地的人頭盃內銅鉞（參前節圖16），但也有可能是屬此類的髮型。

另一辮髮的著名例子是出自洛陽金村的青銅女性馴鳥俑¹⁰（圖7）。人像雙手各持一支頂端有鳥飾的棍棒，面頰寬大豐腴，頭髮分梳二辮垂於兩肩，是否著褲不明顯，然腳上的靴子則清楚易辨，是比較少見的髮型。水野清一認為從相貌上來看，像是中國北方人¹¹，而林巳奈夫則進一步認為應屬非中國人¹²。

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年），頁72、圖32。又另參李逸友：〈略論和林格爾東漢墓壁畫中的烏桓和鮮卑〉，《考古與文物》1980年2期，頁109-112。

⁸ W.M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39, p.103; 譯文參 章巽 譯：《中亞古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109。

⁹ 參氏著：〈亞細亞北族の辮髮に就いて〉，收《白鳥庫吉全集 第五卷》（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頁231-237。

¹⁰ 圖摘自曹者祉、孫秉根 主編：《中國古代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年），彩圖部分、頁34-36。

¹¹ 水野清一：《殷周青銅器と玉》（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59年），頁73。

¹² 林巳奈夫：〈春秋戰國時代の金人と玉人〉，收氏編：《春秋戰國出土文物の研究》（京都：京都



圖 7 洛陽金村的青銅女性馴鳥俑

摘自 曹者祉、孫秉根 主編：《中國古代俑》，彩圖部分。

3-3-3 左衽、窄袖、著褲造型

在服裝上明顯出現夷狄左衽風俗的圖像，林巳奈夫曾舉過一件銅人像（圖 8），為傳世之徵集品，年代考為前四世紀。臉頰寬大豐腴，頭上著帽，可也是蠻夷之俗¹³。



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 年），頁 72。

¹³ 林巳奈夫：〈春秋戰國時代の金人と玉人〉，頁 73、80。

圖 8 左衽夷狄銅人像

摘自 林巳奈夫：〈春秋戰國時代の金人と玉人〉，頁 133。

在東周時期，也有一些疑為戎狄之屬的塑像值得注意。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的收藏品中，有一作表演狀之年輕伎人，年代被定在公元前五世紀¹⁴（圖 9）。從其身穿窄袖上衣，背後配有短劍來看，極有可為戎狄之類，下身是否著褲並不十分清楚，但雙腿有靴。另外一尊著名的疑似胡人俑是藏於日本的洛陽金村銀質人像¹⁵（圖 10）。該人像著窄袖右衽上衣，下身似未著褲，僅在小腿上有類似綁腿之物，跣足。針對該人像之族屬，有學者認為是戎狄¹⁶，但也有學者認為是華夏之民。水野清一的看法較為保留：他表示該人像恐難從服飾上去判斷其為胡人與否，因漢人的奴僕也有類似服飾的可能性，但從面貌來看，其有北方胡人的特徵是無庸置疑的¹⁷；孫機則從服飾上論證該人像為華夏之民而非胡人¹⁸。



¹⁴ Jeny F So & Emma C.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Seattle and London: Arthur M. Galle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p.97-98, fig.11.

¹⁵ 梅原末治：《增訂洛陽金村古墓聚英》（京都：同朋舍出版，1984），圖版第 45；孫機：〈洛陽金村出土銀著衣人像族屬考辨〉，《考古》1987 年 6 期，頁 555。

¹⁶ 梅原末治：《增訂洛陽金村古墓聚英》，頁 32-38；江上波夫：《匈奴の社會と文化 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 3》（東京：山川出版社，1999 年），頁 9-10。

¹⁷ 水野清一：《殷周青銅器と玉》，頁 72。

¹⁸ 孫機：〈洛陽金村出土銀著衣人像族屬考辨〉，頁 555-561；邢義田先生也同意此說，參氏著：〈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9 期（2000 年），頁 44-45。

圖 9 年輕伎人像（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收藏品）

摘自 Jeny F So & Emma C.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fig.11.



圖 10 洛陽金村銀質人像

摘自 梅原末治：《增訂洛陽金村古墓聚英》，圖版第 45（左）；

孫機：〈洛陽金村出土銀著衣人像族屬考辨〉，頁 555（右）。

個人認為該人像除了右衽這一點是具有華夏特徵外，其反映戎狄面向的地方還是佔多數。譬如寬大豐腴的臉頰，窄袖的上衣，還有一點是常被忽略的綁腿。之前提到的茹家莊墓地青銅軛飾人像，其腿部有著與洛陽金村銀人接近的綁腿（參照第二節圖 1），雖然兩者年代相隔數百年，但其服飾仍有其共同性。在此必須說明的是，自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後，胡服已被推廣到軍人的服裝上¹⁹，此處所舉二例看似皆非軍人，故仍納入戎狄討論。

3-3-4 通古斯型的臉孔

在東周時期北方地區出土的短劍，上面也可發現一些人頭像的造型。著名的赤峰寧城南山根陰陽短劍，劍柄的部分即是兩個立人像²⁰（圖 11）。人像一男一女，造型為圓臉、大眼、大鼻。劍柄頂端飾人頭像的例子尚有大都會博物館所藏

¹⁹ 張濤：〈秦代人的穿衣戴帽——從秦俑坑出土的陶俑說起〉，《歷史月刊》1997 年 10 月號，頁 6-9。

²⁰ 上海博物館 編：《草原瑰寶》（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2000 年），頁 101。

的一把青銅刀（圖 12）²¹，有通古斯人的典型面孔²²（圖 13），這類通古斯面孔常見於前述先秦時期的人物圖象，如遼寧十二台營子第一號墓就出土過一個人面銅牌，也是相當典型的通古斯臉孔²³（圖 14）。近來在西安所發現的戰國鑄銅工匠墓，裡面有不少模具呈現明顯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風格，其中的一個人物紋飾牌模（圖 15）²⁴，穿圓領窄袖衣，此為胡服之一種²⁵，頭纏飄帶頭巾，從服飾造型看顯非華夏之民，應為胡人之造型，臉部寬大豐腴，顴骨明顯，亦屬此類臉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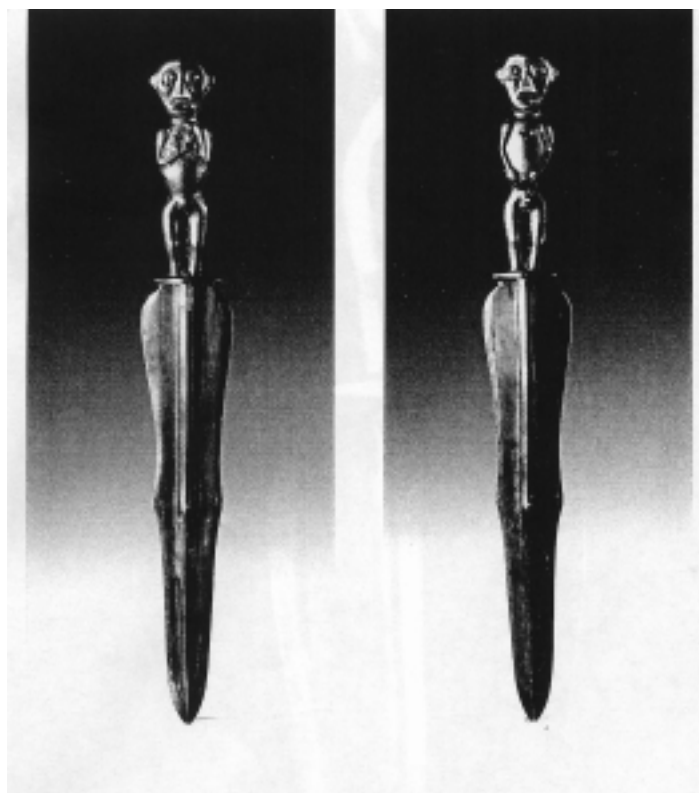


圖 11 寧城南山根陰陽短劍劍柄立人像

摘自 上海博物館 編：《草原瑰寶》，頁 101。

²¹ Jeny F So & Emma C.Bunker, *op.cit.*, p.122, fig.39.

²² Carl Hentze, *Funde in Alt-China : Das Welterleben in altesten China, Sternstunden der Archäologie*, Gottingen : Musterschmidt, 1967, Taf. XV II ; Robert Bennett Bean, *The Races of Man*, New York : The University Society, 1932, p.109, Fig.66 ; 小牧實繁：《民族地理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 年），頁 124。

²³ 朱 貴：〈遼寧十二台營子青銅短劍墓〉，《考古學報》1960 年 1 期，頁 67。

²⁴ 陝西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戰國鑄銅工匠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 年 9 期，頁 7。

²⁵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頁 48。



圖 12 大都會博物館所藏青銅刀

摘自 Jeny F So & Emma C. 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p.21



圖 13 通古斯人常見的臉形（左：鄂倫春人、中：西伯利亞人、右：通古斯人）

摘自 Carl Hentze, *Funde in Alt-China*, Taf. XV II（右）

Robert Bennett Bean, *The Races of Man*, p.109, Fig.66（中）；

小牧實繁：《民族地理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頁124（左）。



圖 14 遼寧十二台營子人面銅牌

摘自 朱 貴：〈遼寧十二台營子青銅短劍墓〉，頁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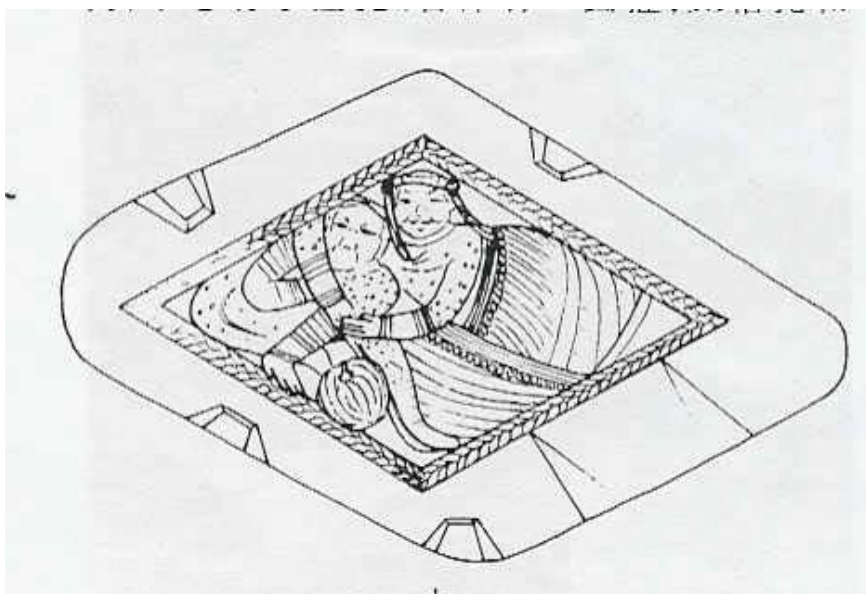


圖 15 戰國人物紋飾牌模

摘自 陝西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戰國鑄銅工匠墓發掘簡報〉，頁 7。

3-3-5 頭戴塞種尖帽的人像

東周時期還可發現幾件頭戴類似塞種胡人尖帽的人物圖象，兩例見於西方收藏品。一件是騎駝銅人像（The Therese and Erwin Harris Collection 圖 16），年代定為西元前四世紀²⁶。人像騎在雙峰駱駝之上，著窄袖外套及褲，頭部帶有一護耳帽，形似在漢代及魏晉文物上經常可見的胡帽。第二件是見於燕下都的一件採

²⁶ Jeny F So & Emma C.Bunker, *op.cit.*, p.92-93, no.5.

集物，人像左臂前伸彎曲托住鉤身，右臂向後彎曲扶住鉤尾，略呈蹲姿。臉部表情不甚清楚，頭上似亦戴著尖帽，惜帽頂已稍呈損毀狀²⁷（圖 17）。幾乎相同的造型見於盧芹齋舊藏之人像帶鉤，外型刻痕較為明顯，人像頭戴胡人尖帽，大眼、闊嘴，身著鎧甲（圖 18），Alfered Salmony 在書中的斷代偏晚²⁸，但若與燕下都的帶鉤相比，可明顯看出二者造型幾乎完全相同，因此該件帶鉤亦應屬戰國時期。第三件也是出自燕下都之人像金飾，也是頭戴胡人尖帽之類的氈帽。人像面部彎眉突目、高鼻、闊口，有鬚²⁹（圖 19）。此種嘴上蓄髭、大眼的造型，亦類似前節所提到的北京昌平縣西周劍柄頭像，以及大英博物館所藏的青銅牌飾人像（參前節圖 18、19）。俄國彼得大帝的西伯利亞收藏品中，有一對黃金牌飾，圖像中有三個人物（兩男一女）造型，從外貌看皆為蒙古人種，其中兩個男性也是嘴上蓄髭的造型³⁰（圖 20）。



圖16 騎駝銅人像（The Therese and Erwin Harris Collection）

摘自Jeny F So & Emma C.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p. 93.

²⁷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 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頁 827。

²⁸ Alfered Salmony 認為不會早於第一個千禧年末，參氏著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T.Loo*, Bangkok : SDI Publications, 1998, p.51、pl.XX.

²⁹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頁 719。

³⁰ 東京國立博物館 等編：《シルクロードの遺宝》（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85 年），圖 15；Sergei.Rudenko 著、江上波夫/加藤九祚 譯：《スキタイの芸術》（東京：新時代社，1971 年），圖 38。彼得大帝西伯利亞收藏品的年代較不精確，範圍可能在前七至前四世紀之間，參 Rowson Jessica & Emma Bunker, *Anceint Chinese and Ordos Bronzes*, Hong Kong :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1990, p.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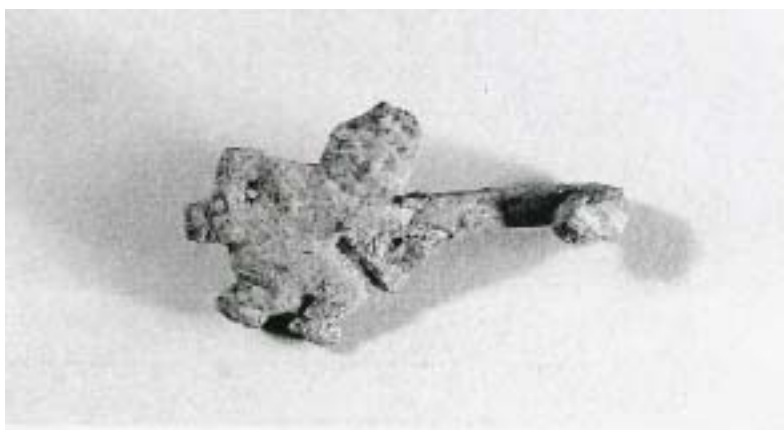


圖17 燕下都遺址所採集之人像帶鉤

摘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 下冊》，彩版50-2。



圖18 著鎧甲胡帽之人像帶鉤

摘自 Alfered Salmony,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T.Loo*, pl. X X.



圖19 燕下都人像金飾

摘自Jeny F So & Emma C.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p.59 (左)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 上冊》，頁720。



圖 20 帶飾板 彼得大帝西伯利亞收藏品，前四世紀

摘自 東京國立博物館 等編：《シルクロードの遺宝》，圖 15 (上)；

Sergei.Rudenko 著、江上波夫/加藤九祚 譯：《スキタイの芸術》，圖 38 (下)。

下迄東周時代，披髮的造型仍多，但辮髮的情況減少，穿著左衽、窄袖、褲子等具有典型戎狄服飾的例子逐漸增多。在另一方面，頭戴塞種尖帽的圖像也開始出現，這種形象已接近漢代藝術中的胡人造型特徵，是值得留意的一點。

第四節 漢代造形藝術中的胡人形象

本節我們將重點放在漢代造型藝術中所反映的胡人形貌問題。有關胡人形象的特殊表現風格，之前已有不少學者做過討論。較早有日本學者衫原たく哉的〈漢代畫像石に見られる胡人の諸相〉¹，高現印的〈淺論南陽漢畫中“胡人”特徵及相關問題〉²，鄭岩的〈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圖像〉³，後來邢義田先生總結上述的研究成果，發表了〈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⁴一文。本文即在諸先進的研究基礎上，再進一步探討有關胡人特殊形象的相關問題。

3-4-1 漢代中原藝術中胡人形象出現的主題

在秦代的兵馬俑造型中，早已有學者認為可能有胡人的造型存在⁵，圖 1 的兵馬俑面部為高鼻多鬚之狀，Jessica Rawson 認為已體現出胡人的某些特徵⁶。



¹ 刊《早稻田大學大學院 文學研究科紀要 文學・藝術學編》別冊第 14 集(1987 年)，頁 219-235。

² 刊《中原文物》1996 年增刊，頁 316-321。

³ 刊《藝術史研究》第一輯(1999 年)，頁 133-150。

⁴ 刊《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9 期(2000 年)，頁 15-99。

⁵ 申 翊：〈從秦陵俑坑中的胡人形像談起〉，《西北史地》1994 年 1 期，頁 9。

⁶ Jessica Rawson, "Thinking in Pictures: tomb figures in the Chinese view of the afterlif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61 (1996-1997), p.33.

圖 1 疑似胡人的秦俑

摘自 申 翊：〈從秦陵俑坑中的胡人形像談起〉，頁 9

歸納漢代藝術造型中的胡人形像，可發現其主要出現於以下幾種主題中：
一是作為整個表現祥瑞、神僊內容圖像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圖 2）⁷。



圖 3 臨沂白莊漢墓門楣上

圖 2 臨沂白莊漢墓門楣上的胡人形象（鄭岩速寫）

摘自 鄭 岩：〈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圖像〉，頁 135。

二是作為鎮水、守橋、護堰的偶像（圖 3）⁸。

⁷ 鄭 岩：〈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圖像〉，《藝術史研究 第一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35。

⁸ 劉振清 主編：《齊魯文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 年），頁 195。



圖3 青州出土漢代石雕胡人像

摘自 劉振清 主編：《齊魯文化》，頁195。

三是作為求子之神（圖4）⁹。



圖4 胡人抱子雕像

摘自 鄭岩：〈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圖像〉，頁136（右）、141（左）。

⁹ 鄭岩：〈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圖像〉，頁136、141。

四是所謂的「胡漢交戰圖」，如山東臨沂漢墓（圖 5）¹⁰；



圖 5 沂南漢墓畫像石中的胡兵

摘自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中國畫像石全集 1》，頁 133。

五是描繪胡人被俘後受降的畫面（圖 6）¹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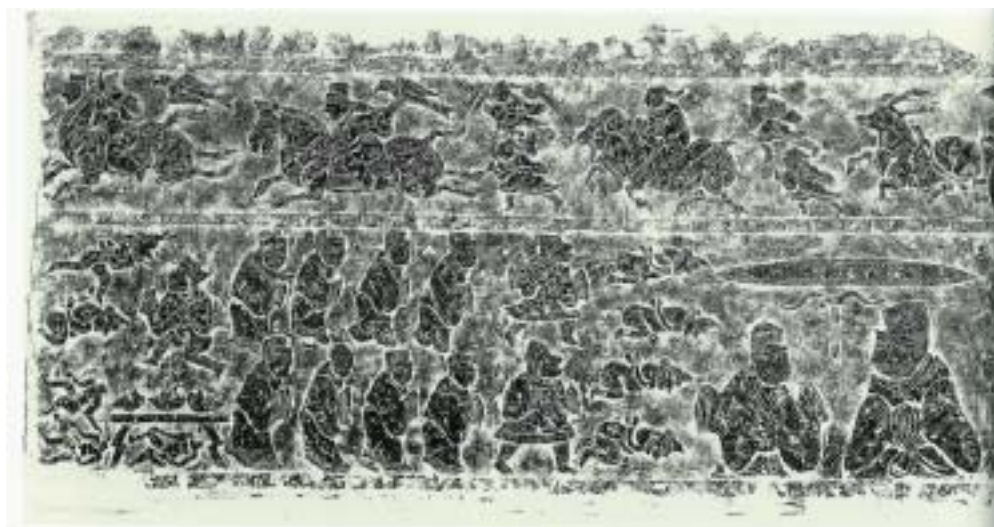


圖 6 胡人被俘受降圖

摘自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中國畫像石全集 2》，圖 7

¹⁰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中國畫像石全集 1》（濟南、鄭州：山東美術出版社、河南美術出版社，2000 年），頁 133。

¹¹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中國畫像石全集 2》，圖 7

六是胡人作為奴隸的畫面（圖 7）¹²。



圖 7 守門胡人

摘自 鄭 岩：〈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圖像〉，頁 141。

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漢代墓葬中，也出土了一些具有胡人形象的陶俑（圖 8）¹³，而這些胡人陶俑也應屬於胡奴的形象。



¹² 鄭 岩：〈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圖像〉，頁 133-150。

¹³ 張天恩：〈寶雞市譚家村四號漢墓〉，《考古》1987 年 12 期，頁 1088。

圖 8 漢墓中出土之胡人俑

摘自 張天恩：〈寶雞市譚家村四號漢墓〉，頁 1088（右）、圖版 6-1（左）。

七是與佛教徒有關的造型。圖 9¹⁴是發現於四川中江崖墓的東漢時期胡人畫像石，圖 10¹⁵則是於雲南大理所發現的東漢胡人吹笛俑。這些做吹笛（簫）狀的胡人有學者認為是與佛教儀式有關¹⁶，甚至是「胡僧」¹⁷。不過此類造型之胡俑是否為胡僧，學者仍有不同之看法¹⁸（詳後）。



圖 9 胡人吹笛圖

摘自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中國畫像石全集 7》，圖 39。

¹⁴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中國畫像石全集 7》，圖 39。

¹⁵ 賀雲翱 等編：《佛教初傳南方之路文物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年），頁 186。

¹⁶ 何志國：〈論早期佛像在長江流域的傳播〉，《東南文化》2004 年 3 期（南京），頁 27-32。

¹⁷ 阮榮春：〈「佛教南方之路」北滲山東南部〉，《故宮文物月刊》第 14 卷 10 期（1997 年），頁 85；李朝真：〈雲南大理出土胡俑極其相關問題之探討〉，《東南文化》1991 年 6 期，頁 52-55。

¹⁸ 山田明爾：〈とんがり帽子のサカと仏教〉，《龍谷大學論集》第 457 號（2001 年，京都），頁 40。



圖 10 吹笛之胡人陶俑

摘自 賀雲翱 等編：《佛教初傳南方之路文物圖錄》，頁 186。

3-4-2 漢代圖像藝術中胡人身份的辨識

如何去界定漢代中原造型藝術中的胡人身份，是探討漢代胡人形象時極為重要的一個問題。幸而在某些畫像石上，曾留有標示畫面中的人物的榜題，如「胡王」（肥城孝堂山，圖 11）¹⁹、「胡將軍」（微山兩城山，圖 12）²⁰、「胡奴門」（，圖 7）等字樣，為我們在判定何者為胡人時提供了一個主要的依據。這些榜題所標示的胡人，其造型表現為頭戴尖帽、高鼻、多鬚，先觀察這些有榜題的胡人形象，應可以降低推論流於臆測的可能性²¹。

¹⁹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頁 29、72。

²⁰ 馬漢國 編：《微山漢畫像石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頁 40、41。

²¹ 邢義田先生先前對此已有詳論，此處不再贅述。參氏著：〈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頁 28-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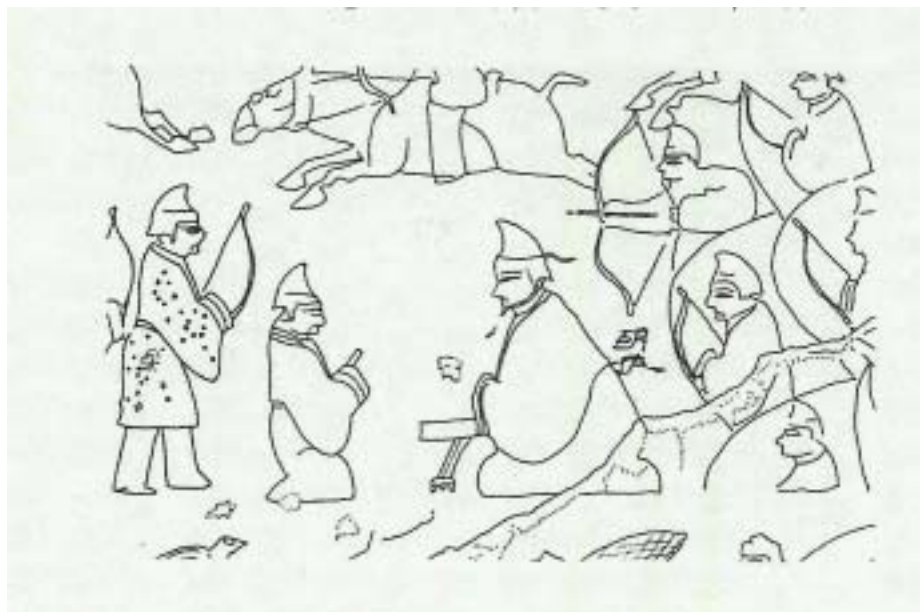


圖 11 山東孝堂山胡漢交戰圖「胡王」榜題（邢義田摹本）

摘自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頁 72。



圖 12 有「胡將軍」榜題之微山漢畫像石

摘自 馬漢國 編：《微山漢畫像石選集》，頁 41。

至於這些胡人都是哪些民族，前述之三個榜題分別提到「胡王」、「胡將軍」以及「胡奴」。前章已討論過，「胡」字在漢代的語境指的主要是匈奴，其次是西域人。有關「胡王」一詞，在文獻中可見二例，《史記·吳王濞列傳》：「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發使遣諸侯曰：『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眾。』」²²，關於此「胡王」，據同傳「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²³（《漢

²² 《史記·吳王濞列傳》，頁 2828。

書·吳王濞傳》所載亦同)的記載,指的應係匈奴王。文獻中另一例「胡王」出現於《淮南子 卷七·精神訓》:「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²⁴又《淮南子 卷九·主術訓》:「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²⁵此二處之「胡王」,應是《史記·秦本紀》中遣由余使秦穆公之「戎王」。據《史記·秦本紀》,秦穆公從內史廖之議,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沈溺其中以致失國,秦得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比對《史記》與《淮南子》後,可發現二者所指應為一事,「胡王」即「戎王」。至於此戎王究係何國,則史未明書。參照《正義》於「開地千里」下注曰:「韓安國云:『秦穆公都地方三百里,并國十四,辟地千里』,隴西、北地郡是也。」²⁶其國應在陝、甘、寧交界一帶,此地區之前為西戎分佈地域,不過該區於西漢初為匈奴所控制,不知是否因此《淮南子》遂將「戎王」改為「胡王」。《淮南子》成書之年代似早於《史記》,看來在漢初,當時人即已將原先之西戎目為胡人。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是畫像石上的「胡人」,究竟是匈奴之胡亦或西域之胡?。這是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一如前章所述,在西漢時代的語境,胡人指的主要是以匈奴為主,指西域人的比例不高。但在東漢時代,胡人的成分就比較複雜,西域人成為胡人所指的對象,比例有提高的現象。比較可以討論的是在所謂「漢匈戰爭圖」中的胡人身份。對此,衫原氏曾主張漢代畫像磚石上的胡人形象之所以會呈現高鼻多鬚的特徵並非一開始就如此,而是在後漢時代漢、匈戰爭戰場移往西域後,匈奴軍隊中加入了大量西域士兵的結果²⁷。不過他的立論是基於目前此類畫面中年代最早的孝堂山畫像,並未特別凸顯胡人高鼻之特徵為由,並認為與孝堂山年代相近的肥城縣灤鎮村墓畫像上的胡人之所以會有高鼻的特徵,完全屬於例外。此說雖言之成理,但仍有部分值得商榷之處。的確,匈奴自兒單于烏師廬於元封六年(前105年)繼位後,王庭開始朝西北方移動,《史記·匈奴列傳》:「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²⁸但並未直接移至阿爾泰山以西高加索人種佔優勢的區域,且匈奴並非是到後期才開始控制西域,而是自冒頓時期擊走月氏後,即已控制西域。本文認為「漢匈戰爭圖」上

²³ 《史記·吳王濞列傳》,頁2827。

²⁴ 《淮南子 卷七·精神訓》,頁553。

²⁵ 《淮南子 卷九·主術訓》,頁670。

²⁶ 《史記·秦本紀》,頁195。

²⁷ 衫原たく哉:〈漢代畫像石に見られる胡人の諸相〉,頁219-235。

²⁸ 《史記·匈奴列傳》,頁2914。

的「胡人」，其為匈奴的可能性還是較大。蓋因在整個漢代，除了西漢時期武帝曾兩次大規模討伐西域國家大宛之外，似乎對於西域的軍事行動都是小規模的戰爭。在東漢，班超父子經營西域甚至未動用到漢朝本土的軍隊，即使動員西域諸國之軍隊，主要目的也是以攻擊匈奴為主²⁹，幾乎所有對「胡人」大規模的戰爭，都是針對匈奴所發動的。因此，「胡漢戰爭圖」上所描繪的胡人，其為匈奴的可能性，是要遠高過為西域胡的可能性，這點是連衫原氏自己都承認的³⁰。

其次可討論的是胡奴之主題。這些胡奴的造型有的是作為門吏（如圖 7），有的則呈現跪姿（圖 13）³¹，有的則作為燈座（圖 14）³²，從這三種造型來看，其為奴隸身份應不成問題。這些胡奴之主要來源有二：一是從海上被販賣到中國的外國人，形貌多為深目高鼻、高顴厚唇、下頷突出、毛髮濃密³³；二為匈奴俘虜，在漢匈戰爭中，有不少匈奴人淪為漢人的奴隸³⁴，尤其自南匈奴附漢後，匈奴人開始入居塞內，並與邊郡的漢人雜處³⁵，他們常遭漢人欺侮，甚或被虜賣為奴³⁶。

²⁹ 邵台新：《漢代對西域的經營》（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5 年），〈西漢對西域的經營〉頁 75-78，〈東漢對西域的經營〉142-160。

³⁰ 衫原たく哉：〈漢代畫像石に見られる胡人の諸相〉，頁 222-223。

³¹ 山田明爾：〈とんがり帽子のサカと仏教〉，頁 39。

³² 藝術家工具書編委會 編：《漢唐陶瓷大全》（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89 年），頁 96；此燭台又作「抱嬰跽婦燈」，年代在東漢，參 顧 森：《秦漢陶俑》（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 年），圖 7。

³³ 孫 機、楊 泓：《文物叢談》（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頁 386。

³⁴ 林 幹：《匈奴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125-127。

³⁵ 《晉書·四夷·北狄·匈奴傳》載：「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頁 2548。另參 Denis Twitchett & Michael Loew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I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 New York: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01.

³⁶ 如石勒年輕時就曾被虜賣為奴隸，《晉書·載記第四·石勒上》云：「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群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為隆所毆辱。」，頁 2708。



圖 13 胡人跪坐像

摘自 山田明爾：〈とんがり帽子のサカと仏教〉，頁 39。



漢代（前206～後220年） 跪坐人物燭台 高29.1公分
Han Dynasty (206 B.C.-A.D. 220) Kneeling figure candle holder. Height 29.1 cm.

圖 14 漢代人物燭台，有胡人深目高鼻之特徵

摘自 藝術家工具書編委會 編：《漢唐陶瓷大全》，頁 96

由附圖所見的胡人相貌，我們可清楚的看出胡人幾乎皆被描繪成「高鼻」、「多鬚」的形貌，個別的圖像甚至可以發現還有深目的特徵。以圖 15³⁷與圖 16³⁸為例，

³⁷ 李 淞 編著：《漢代人物雕刻藝術》（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1 年），頁 15。

胡人與漢人同時出現於畫面上，但畫師處理雙方的面部特徵卻有明顯不同的表現手法。基本上漢人面貌表現並不特別凸顯鼻子的部分，與此相反，胡人高鼻的特徵卻清晰可見，這說明了高鼻多鬚確實是畫師們想特別凸顯胡漢之別的重要指標。



圖 15 山東臨沂白莊畫像石上胡人與漢人容貌之比較

摘自 李 淞 編著：《漢代人物雕刻藝術》，頁 15。



圖 16 河南新野樊集畫像石上胡人與漢人容貌之比較

摘自 李 淞 編著：《漢代人物雕刻藝術》，頁 182。

³⁸ 李 淞 編著：《漢代人物雕刻藝術》，頁 182。

3-4-3 漢代的胡人形象

在漢代的畫像石藝術中，胡人的形象經常出現其中。圖 17³⁹是河南新野樊集發現的畫像磚，圖中作乞討狀的胡人頭帶尖帽，高鼻多鬚，是相當典型的畫像磚胡人造型。圖 18⁴⁰則是描述胡兵的畫像磚石畫面，胡兵有的騎在馬上，做出內亞游牧民族習用的「安息射法」⁴¹姿勢，其他或立或跪，但造型上特別強調尖帽與高鼻。此圖其特別突出的鼻子看似誇張，但在南北朝時期曾發現造型幾乎相同的陶俑（圖 19）⁴²。



圖 17 高鼻多鬚之胡人

摘自 李 淞 編著：《漢代人物雕刻藝術》，頁 194。

³⁹ 李 淞 編著：《漢代人物雕刻藝術》，頁 194。

⁴⁰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中國畫像石全集 2》，圖 219。

⁴¹ 相馬隆：〈安息式射法雜考〉，《史林》第 53 卷 4 號（1970 年），頁 92-113；相馬隆：〈胡騎考——安息の騎兵に就いて〉，《考古學雜誌》第 56 卷 2 號（1970 年），頁 83-97；譯文可參 潺 磊 譯：〈胡騎考——安息騎兵之研究〉，《中國邊政》第 41 期（1973 年，台北），頁 23-29。

⁴² 鄭振鐸 編：《中國古明器陶俑圖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圖版 78。



圖 18 作「安息射法」姿勢之胡人

摘自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中國畫像石全集 2》，圖 219。



圖 19 有強烈高鼻特徵之北朝武士俑

摘自 鄭振鐸 編：《中國古明器陶俑圖錄》，圖版 78

畫像石之外，胡人造型也表現在漢代的雕塑藝術品中。早期被討論最多的胡人塑象，是陝西霍去病墓前的「馬踏匈奴像」（圖 20）⁴³。關於此石刻上的匈奴人像之形貌，學界見解頗多不同，有人認為其有蒙古人種的特徵⁴⁴，有人則看出

⁴³ 王子雲 編：《陝西古代石雕刻》（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 年），圖 34；Zoltan de Takacs, “On the Hsiung-nu Figure at the Tomb of Huo Ch’u-ping”, *Monumenta Serica*, Vol.3 (1937/38), pp.276-277.

⁴⁴ Zoltan de Takacs, “On the Hsiung-nu Figure at the Tomb of Huo Ch’u-ping” op.cit, p.275；馬長壽：《北狄與匈奴》（北京：三聯書店，1962 年），頁 44-45。

了高加索種的特徵⁴⁵。如水野清一認為匈奴中有伊朗因素的混入⁴⁶，余太山先生則認為此雕像與活動於南俄的斯基泰人形象相仿，至於若干被指認為蒙古人種的特徵，可能是遲至西漢初，匈奴人與蒙古人種的混血已非罕見，故在雕刻時須將若干蒙古人種的特徵考慮進去⁴⁷。就人像造型觀之，高顴、扁鼻、細眼等的外貌體現出蒙古人種的特徵，但其濃密的鬍鬚卻又接近斯基泰人，不過總體看來蒙古人種的特徵還是佔優勢。在河北安平縣漢墓壁畫中有一門衛之畫像（圖 21）⁴⁸，從其大眼、高鼻、多鬚的特徵來看，當為胡人無疑，特別是其頭髮之匈奴人與鬍鬚，與馬踏匈奴像之匈奴人類似。



圖 20 陝西霍去病墓前之「馬踏匈奴」人像頭部

摘自 王子雲 編：《陝西古代石雕刻》，圖 34（左） Zoltan de Takacs, “On the Hsiung-nu Figure at the Tomb of Huo Ch’u-ping”, pp.276-277.

⁴⁵ Carl W.Bishop, “Notes on the Tomb of Ho Ch’ü-ping” ,*Artibus Asiae*, Vol.3, no.1

（1928-29）, p.37；水野清一：〈前漢代に於ける墓飾石雕の一群について——霍去病の墳墓〉，《東方學報》第3冊（1933年，京都），頁；內田吟風：〈匈奴の人種体型について〉，收氏著：《北アジア史研究 匈奴篇》（京都：同朋舍，1988年），頁153；氏著：〈フン匈奴同族論研究小史〉，同前書，頁185-186。

⁴⁶ 水野清一：〈前漢代に於ける墓飾石雕の一群について——霍去病の墳墓〉，頁333-334。

⁴⁷ 余太山：〈匈奴、Huns 同族論質疑〉，收錄於氏著《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259。

⁴⁸ 周天游 主編：《秦漢雄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90。



圖 21 充當門衛的胡人（河北安平縣漢墓壁畫）

摘自 周天游 主編：《秦漢雄風》，頁 90。

此外，漢代還留下了一些具有深目高鼻，頭戴尖帽特徵的「翁仲」立石像⁴⁹，一望便知是個典型的胡人（參圖 3）。「翁仲」有人認為是來自蒙古語 ongon，為蒙古薩滿教供奉的神偶總稱，漢族地區的墓前石翁仲是從草原石人演化而來的⁵⁰。山東臨淄也有一造型相仿的東漢胡人石雕（圖 22）⁵¹，面貌特徵與圖 3 相近。另一例出現於山東鄒城，年代推為東漢晚期，人像眼窩內陷（圖 23）⁵²。就其造型看，可能也屬於「翁仲」一類⁵³。

⁴⁹ 李 零：〈秦漢禮儀中的宗教〉，收錄於氏著：《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年），頁 131-186。

⁵⁰ 唐善純：《華夏探秘——上古中外文化交通》（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51-152。

⁵¹ 鄭 岩：《中國表情——文物所見古代中國人的風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22。

⁵² 鄭建芳：〈鄒城發現漢代石雕人像〉，《文物》2000 年 7 期，頁 84。

⁵³ 李 零：〈翁仲考〉，收氏著：《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頁 41-69。



圖 22 臨淄東漢胡人石雕

摘自 鄭 岩：《中國表情——文物所見古代中國人的風貌》，頁 122。



圖 23 鄒城發現之漢代石雕人像

摘自 鄭建芳：〈鄒城發現漢代石雕人像〉，頁 84。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出土於中國南方的一些胡人俑。這些胡人俑造型除了高鼻多鬚外，頭上還帶有尖帽，基本上與畫像石上的胡人形貌並無太大的差異。有學者認為畫像石上的胡人形象是「胡僧」⁵⁴，但也有學者認為此說缺乏直接證據

⁵⁴ 阮春榮：《佛教南傳之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0 年），頁 35-39。

⁵⁵。由於這些胡人陶俑的姿態或伴隨出土物體現出佛教的若干特徵，因此可能與佛教的東傳有直接的關連性。圖 24⁵⁶是四川彭山出土的胡人俑，頭戴小尖帽，深目高鼻，作吹簫狀。因崖墓洞口有「永元十四年」（102A.D.）的字句，被斷為東漢和帝時。由於吹簫的姿勢被認為與佛教儀式中的奏樂有關，因此該件雕像被視為是早期佛教東傳的證據⁵⁷。圖 25 是香港城市大學之收藏品，左邊一人深目高鼻特徵明顯，頭戴尖帽，據云出於四川，斷為東漢時期；右邊一人亦戴尖頂胡帽，大臉豐腴，雙目深陷，顴骨突起，與黃種較接近，年代斷為西漢，出土地不詳⁵⁸。圖 26⁵⁹出土於浙江百官鎮的東漢墓，頭戴尖帽，具有典型胡人深目、高鼻、多鬚之特徵，學者認為其來自印度⁶⁰。



圖 24 胡人吹簫俑

摘自 南京博物院 編：《四川彭山漢代崖墓》，頁 68（左）、圖版 23（右）

⁵⁵ 鄭 岩：〈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圖像〉，《藝術史研究》第一輯（1999 年，廣州），頁 134。

⁵⁶ 南京博物院 編：《四川彭山漢代崖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頁 68。

⁵⁷ 何志國：〈論早期佛像在長江流域的傳播〉，頁 27-32。

⁵⁸ 霍 巍：〈胡人俑、有翼神獸、西王母神像的考察與漢晉時期中國西南的中外文化交流〉，《九州學林》第 1 卷 2 期（2003 年，香港），頁 38-39、82。

⁵⁹ 山田明爾：〈とんがり帽子のサカと仏教〉，頁 38。

⁶⁰ 李 剛：〈漢晉胡俑發微〉，《東南文化》1991 年 3-4 期（南京），頁 73-85。



圖 25 尖帽胡人俑

摘自 霍 巍：〈胡人俑、有翼神獸、西王母神像的考察與漢晉時期中國西南的中外文化交流〉，
頁 82。



圖 26 尖帽胡人俑

摘自 山田明爾：〈とんがり帽子のサカと仏教〉，頁 38。

尚有一個例子是繪於木板上，可能也是胡人的形像。圖 27⁶¹是甘肅武威磨嘴子第七號墓出土的東漢木板畫，原資料說明其為羌人之畫像，但若仔細觀察人像的容貌，其實可發現實具有大眼、高鼻之特徵，因此與其說是羌人的畫像，毋寧說是胡人更為恰當，髮型也與霍去病墓前馬踏匈奴像的匈奴人接近。

⁶¹ 顧 森：《秦漢繪畫史》（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年），頁 91。



圖 27 甘肅武威磨嘴子第七號墓出土東漢木板畫

摘自 顧 森：《秦漢繪畫史》，頁 91。

3-4-4 北方草原地區的胡人造型

漢代另外值得注意的胡人造型，是出土於中國北方草原地區的一些游牧民族藝術品。這些圖像多出現於牌飾與馬具上，而此二者都是游牧民族典型的器物⁶²，因此圖像上的人物是胡人的可能性很高，這也是除了畫像石之外，另一個觀察胡人形象的重要途徑。

圖 28⁶³是發現於北方草原地帶的牌飾（西元前 2-1 世紀），圖 29⁶⁴是發現於

⁶² 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史語所集刊》第 64 本第 2 分（1993 年，台北），頁 231。

⁶³ Jeny F So & Emma C. 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Seattle and London: Arthur M. Galle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p. 91

⁶⁴ 中華世紀壇藝術館、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 編：《成吉思汗——中國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年），頁 64。

內蒙古赤峰的牌飾，圖 30⁶⁵發現於遼寧平崗，僅殘存右半部，可發現三者造型幾近一致。圖像主題為一人作前導，呈披髮狀，高鼻且顴骨突出，下巴有鬚，著褲。後有一馬車（或為穹廬），一人自車中探頭並露出手臂，亦呈披髮狀，相貌為深目、高鼻、多鬚。此種牌飾是否為北方民族所自製不得而知，但人像披髮、高鼻的特徵則相當明顯，可做為北方胡人形象的一個參考。



圖 28 披髮胡人牌飾

摘自 Jeny F So & Emma C. 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p.91



圖 29 披髮胡人牌飾

摘自 中華世紀壇藝術館、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 編：《成吉思汗——中國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文化》，頁 64。

⁶⁵ 徐秉琨、孫守道 編：《東北文化》（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 年），頁 127。



圖 30 披髮胡人牌飾

摘自 徐秉琨、孫守道 編：《東北文化》，頁 127

此種披髮、高鼻造型的胡人圖像亦見於其他牌飾。圖 31 出土於遼寧西岔溝，年代為西漢武帝至宣帝之間⁶⁶；圖 32 出土於寧夏同心倒墩子，年代為西漢中晚期⁶⁷，兩者屬於同一主題類型。從圖案可發現牌飾中央有一騎馬人物，亦作披髮狀，其高鼻特徵不難辨認，同樣造型的牌飾亦見於西方盧芹齋舊藏⁶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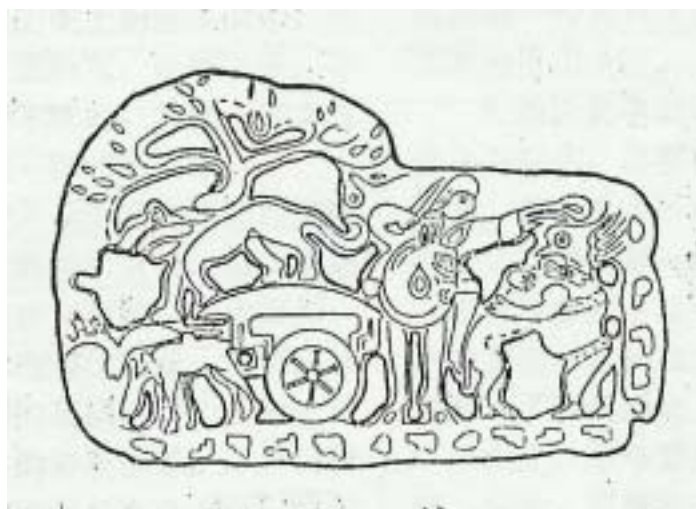


圖 31 披髮胡人牌飾

摘自 孫守道：〈“匈奴西岔溝文化”古墓群的發現〉，頁 30。

⁶⁶ 孫守道：〈“匈奴西岔溝文化”古墓群的發現〉，《文物》1960 年 8、9 合期，頁 25-32。

⁶⁷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寧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學報》1988 年 3 期，頁 333-355。

⁶⁸ Alfered Salmony,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T.Loo*, Bangkok : SDI Publications, 1998, p.55-56、pl.XXI.no.4.



圖 32 披髮胡人牌飾

摘自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寧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頁 345

圖 33⁶⁹之牌飾亦出土於西岔溝，圖中有兩個游牧騎士，似著對襟服飾，皆呈披髮狀，左邊人物面貌為蒙古人種，身配長劍，右邊人物則明顯有高鼻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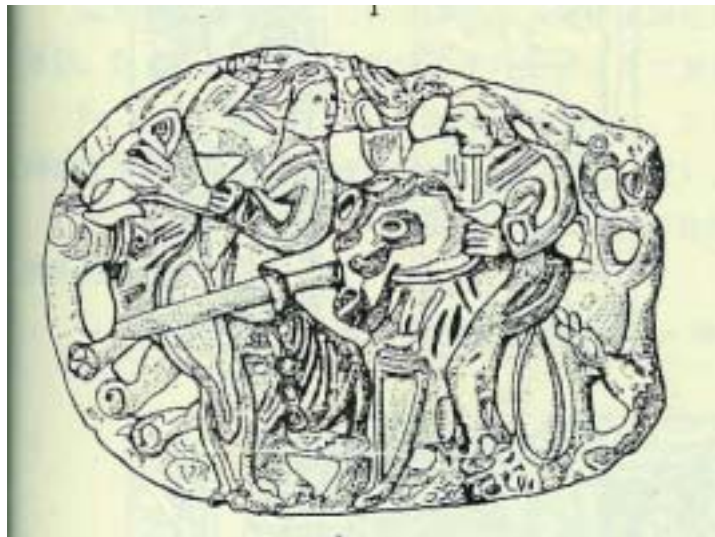


圖 33 披髮胡人牌飾

摘自 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頁 73。

⁶⁹ 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頁 73。

圖 34（上）出土於西岔溝⁷⁰，圖案最左側有一站立人像，亦著對襟服飾，手持長劍，高鼻，描圖作披髮狀；類似之牌飾見於西方收藏品（圖 34 下），年代為西漢，但人物頭髮似為椎結⁷¹。後方車上探頭的兩個人物也具有相同之面貌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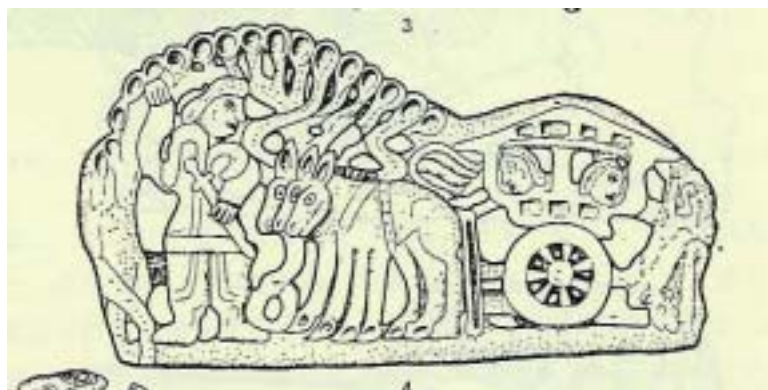


圖 34 披髮胡人牌飾

摘自 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頁 96。（上）；

東京國立博物館 編：《大草原の騎馬民族》，頁 125。（下）

具有高鼻特徵的人像尚見於陝西出土之牌飾，年代斷在秦漢之世（圖 35）⁷²，位於兩鹿之間的人物頭戴尖帽，高鼻特徵明顯。

⁷⁰ 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頁 96；但孫守道之考古報告未見此牌飾，參氏著：〈“匈奴西岔溝文化”古墓群的發現〉，頁 25-32。

⁷¹ 東京國立博物館 編：《大草原の騎馬民族》（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97 年），頁 125。

⁷² 予平、戴戈：〈山西省博物館收藏的匈奴銅飾牌〉，《文博》1985 年 5 期，頁 40。



圖 35 高鼻之胡人

摘自 予 平、戴 戈：〈山西省博物館收藏的匈奴銅飾牌〉，頁 40。

圖 36⁷³（上）是陝西客省莊所出土的一件牌飾，年代被斷為西漢，該墓被學界懷疑為匈奴墓⁷⁴。牌飾主題為兩個作摔跤狀的人物，成披髮狀，但值得注意的是髮末似有椎結，高鼻特徵明顯。從著褲這點來看，其為胡服應無疑義。造型幾乎相同的牌飾也見於西方的收藏品（圖 36 下），年代為西漢⁷⁵。此種椎結的造型的髮型在彼得大帝西伯利亞收藏品（圖 37）⁷⁶中有明顯的表現，圖中的人物為高鼻、多鬚，髮末呈椎結狀。M.Rostovtzeff 指出此種雙人摔跤的主題亦見於希臘藝術中所描繪的斯基泰人生活，而且此種習俗可追溯至前祆教時期的早期伊朗人信仰儀式⁷⁷。有關此種高鼻椎結的人物造型，Sergey Minyaev 指出在西元前第一個千禧年的伊朗與烏克蘭都有發現（圖 38）⁷⁸。

⁷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澧西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年），頁 139。

⁷⁴ 烏 恩：〈論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考古學報》1990 年 4 期，頁 410-411；喬 梁：〈匈奴遺存的發現與研究〉，收 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 編：《慶祝張忠培先生七十歲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479。

⁷⁵ 東京國立博物館 編：《大草原の騎馬民族》，頁 127、183-184。

⁷⁶ Ellis H.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New York, Biblo and Tannen, 1971, p.278.

⁷⁷ M.Rostovtzeff, *The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29, p.93; M.Rostovtzeff, "The Great Hero of Middle Asia and His Exploits", *Artibus Asiae*, Vol.4, no.2-3 (1933), p.101-102.

⁷⁸ Sergey Minyaev, "The Origins of the "Geometric Style" in Hsiung nu Art" in ed. by Jerannine



圖 36 披髮椎結之胡人

摘自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澧西發掘報告》，p.139（上）、東京國立博物館 編：《大草原の騎馬民族》，頁 127（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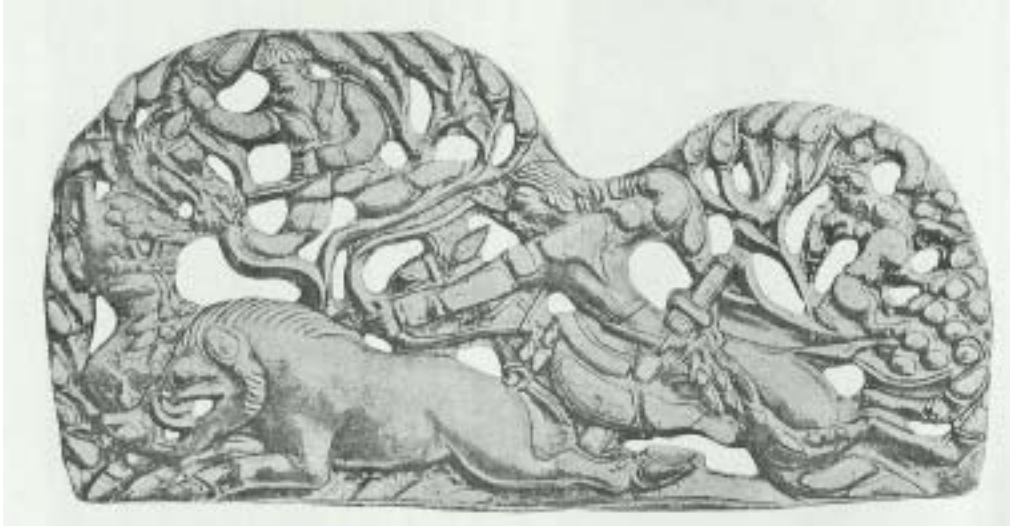


圖 37 椎結之胡人

摘自 Ellis H.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p.278.



圖 38 椎結高鼻之胡人 a、b 出土自伊朗（左上、左下）；c 出土於烏克蘭（右上）；d 出土於鄂爾多斯（右下）

摘自 Sergey Minyaev, “The Origins of the “Geometric Style” in Hsiung nu Art”, p.303.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古墓出土馬具上的木刻人頭像，年代約與漢代相當或稍早（圖 39）⁷⁹。該人像主要可分為兩種容貌特徵，一是與斯基泰人相近的造型，強調高鼻多鬚，臉頰豐腴。另一類也具有多鬚特徵，但面部較為平坦，表現出更多的蒙古人種特徵。就之前所觀察到的北方地區胡人圖像來

⁷⁹ Sergei I. Rudenko trans,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圖版 92；角田文衛：《古代北方系文物の研究》（東京：新時代社，1971 年），圖 81。

看，也多屬於此兩種類型。



圖 39 巴澤雷克出土木雕人頭像

摘自 角田文衛：《古代北方系文物の研究》，圖 81（左）、S.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圖版 92（右）

3-4-5 漢代胡人藝術造型的特徵

在這些出土自不同地區的畫像磚石畫面中，胡人的外貌多具有以下的特徵：

- （一） 頭戴早期內亞游牧民族（特別是塞種）常見的尖帽，著緊身衣褲。
- （二） 頭髮多呈披髮或椎結狀。
- （三） 深目、高鼻、高顴、多鬚。
- （四） 部分的胡人臉上可見疑似刺青的圖樣。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尖帽是胡人的明顯特徵，是據以判定使否為胡人的一項重指標。邢義田先生曾分析中國早期圖像中的胡帽有三種類型：第一型是單純的尖頂帽；第二型是尖頂帽有護耳；第三型是尖帽在帽後部有可飄起的帶子⁸⁰。尖帽是活動於中亞草原的游牧民族 Saka（即《漢書·西域傳》中所載之「塞種」

⁸⁰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頁 62。

⁸¹) 之重要服飾特徵，希羅多德在其《歷史》(VII,64) 中曾詳記載 Saka 戴著尖頂的帽子⁸²，塞種與斯基泰人有密切的關係⁸³。塞種曾擴張至南西伯利亞阿爾泰一帶⁸⁴，後來因月氏之襲擊而展開遷徙，有的遷入塔裡木盆地，有的進入帕米爾高原，甚至還侵入西北印度。《漢書·西域傳》云：

罽賓國，……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烏孫國，……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⁸⁵

塞種的入侵對印度造成極大衝擊⁸⁶，有學者認為漢代在中國南方所發現的尖帽造型胡人俑，即是來自印度之塞種，或是受到塞種風俗所影響的印度人⁸⁷。

但印度並非是尖帽胡人的唯一來源。在漢代，活動於新疆及蒙古高原的胡人，也都有戴尖帽的習俗。新疆曾出土不少頭戴尖帽的乾屍，年代甚至更早(圖 40)⁸⁸。內蒙古出土的漢代墓葬也出土了頭戴尖帽的胡人俑(圖 41)⁸⁹，內蒙古的和林格爾壁畫上似也有頭戴尖帽的騎士造型(圖 42)⁹⁰，在內蒙古發現的冠飾

⁸¹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頁 210-227。

⁸² Herodotus, trans by George Rawlinson, *The Persian War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42, p. 524.

⁸³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頁 1-23。

⁸⁴ 王小甫：〈先秦我國西北的塞種〉，《西北史地》1987 年 1 期，頁 63；張廣達、榮新江：〈上古于闐的塞種居民〉，《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 1 期，頁 173。

⁸⁵ 《漢書·西域傳》，頁 3884、3901。

⁸⁶ E. J. Rapso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pp. 563-592.

⁸⁷ 山田明爾：〈とんがり帽のサカと仏教〉，頁 36-60。

⁸⁸ 王炳華 編：《新疆古屍——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37；李肖冰：《中國西域民族服飾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66。古墓溝之年代在距今 3800 年左右，參王炳華：〈孔雀河古墓溝發掘及其初步研究〉，收氏著：《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199。

⁸⁹ 魏 堅 編著：《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頁 152、154。

⁹⁰ 趙芳志 編：《草原文化》(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 年)，頁 115。該墓壁畫上有度遼將軍之榜題，但漢代度遼將軍之設立仍以防備匈奴為主，參邵台新：〈漢朝監護匈奴的軍事將領〉，《輔仁學誌》第 23 期(1994 年)，頁 149-150。

極有可能就是配之於尖帽（圖 43）⁹¹。除此之外，在陝西所發現的胡人騎馬俑，除了有高鼻深目之特徵外，頭上亦戴著尖帽（圖 44）⁹²。此種尖帽習俗可能是來自於斯基泰人的影響（圖 45）⁹³，這是一種早期內亞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文化特徵，在先秦時期即已發現類似的人像造型（參本章二、三節），此種戴尖帽之習俗在中亞至少一直延續到唐代，在所出土的唐三彩中，經常可發現頭戴尖帽之胡俑⁹⁴。



圖 40 新疆孔雀河古墓溝出土之尖帽

摘自 王炳華 編：《新疆古屍——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頁 37（上）；李肖冰：《中國西域民族服飾研究》，頁 66（中、下）。

⁹¹ Adam T.Kessler, *Empires Beyond the Great Wall*, Los Angeles: National Museum of Los Angeles County, 1993, p.53.

⁹² 王仁波 主編：《秦漢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年），頁 307。

⁹³ Esther Jacobson, *The Art of the Scythians*, Leiden: E.J.Brill, 1995, fig.94.

⁹⁴ 任 江：〈初論西安唐墓出土的粟特人胡俑〉，《考古與文物》2004 年 5 期，頁 65-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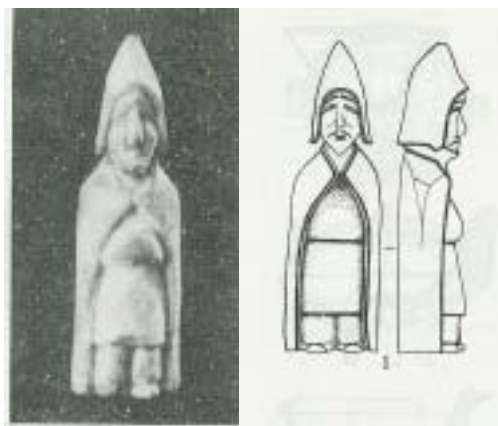


圖 41 內蒙古三段地墓葬出土尖帽胡人俑

摘自 魏 堅 編著：《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頁 152、154。



圖 42 內蒙古和林格爾壁畫上之尖帽胡人

摘自 趙芳志 編：《草原文化》，頁 115。



圖 43 內蒙古阿魯柴登發現的尖帽冠飾

摘自 Adam T.Kessler, *Empires Beyond the Great Wall*, p.53



圖 44 陝西茂陵博物館所藏胡人騎馬綠釉陶俑

摘自 王仁波 主編：《秦漢文化》，頁 307。



圖 45 斯基泰藝術品中之尖帽人頭像

摘自 Esther Jacobson, *The Art of the Scythians*, fig.94.

胡人造型的另一個特色是披髮及椎結。此二者是先秦時期戎狄已有的傳統，匈奴有椎結之俗在文獻上也有反映（詳本章第二節），這是漢代胡人繼承先秦戎狄的一項重要文化特徵。與之相較之下，尖帽造型在先秦時期便較少見。

胡人圖像的第三項特徵是高鼻、深目、多鬚與高顴，雖然也有個別的胡人造型具有明顯的蒙古人種特徵，但比例相對較低。這就牽涉到胡人的人種問題，胡人為何會被塑造成此種造型？目前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是「映現」式的解釋，即胡人的人種原本如此，漢代藝術中的胡人造型基本上是寫實的；另一種是「再現」式的解釋，即胡人的實際面貌與藝術造型相差甚遠，漢人之所以會用此種造型來描繪胡人是出自於其他的需求，譬如說「格套」的傳統或是滿足人們對胡人的「異類」想像。邢義田先生指出：胡人被描繪成高鼻多鬚、頭戴尖帽的形像，首先與畫匠或畫工的格套傳統脫離不了關係⁹⁵。祠堂畫像石的製作，是由稱作“師”的石工和稱作“畫師”的畫工共同完成的。其步驟是先由畫師在打製好的石面上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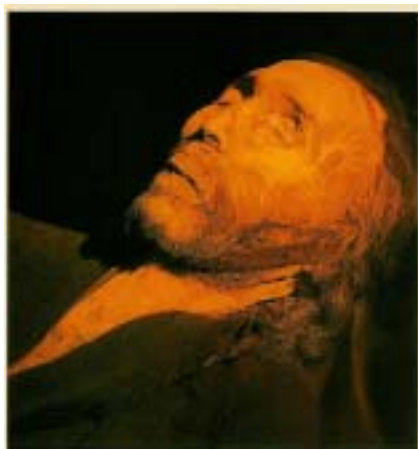
⁹⁵ 關於石工的格套傳承，請參見邢義田：〈漢碑、漢畫漢石工的關係〉，《故宮文物月刊》第14卷第4期（1996年總160期），頁44-59。

出底稿，然後由石工加以雕鏤。此外，漢代祠堂畫像石雕刻技巧演變的特點之一，是畫像的內容及其布局都非常規格化和固定化⁹⁶。現在要釐清的是，到底畫像磚石將胡人描繪成上述高鼻多鬚的形象，除了所謂「格套」的因素外，是否有其他反映歷史事實的部分，這個問題將於下章詳論。

胡人造型的第四項特徵是胡人臉上的刺青，這也是與先秦戎狄傳統有關的部分。胡奴面部的圓形記號，有學者認為應是對奴隸施行黥刑的印記⁹⁷，三國時代的鍾繇曾說過「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⁹⁸。匈奴人似有黥面之俗：

《史記·匈奴列傳》：「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飛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黥面，得入穹廬。」⁹⁹

新疆出土之乾屍（距今約三餘年）臉上有與圖 7 類似的圖案（圖 46）¹⁰⁰，但為彩繪而非刺青¹⁰¹。總之，內亞草原民族的臉部刺青習俗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⁹⁶ 信立祥：〈論漢代的墓上祠堂及其畫像〉，收錄於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 編：《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紀念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92-193。

⁹⁷ 鄭 岩：〈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圖像〉，頁 142。

⁹⁸ 《三國志·魏志·毛玠傳》，頁 376。又另參戴振輝：〈兩漢奴隸制度〉，《食貨半月刊》第 1 卷 7 期（1935 年），頁 34。

⁹⁹ 《史記·匈奴列傳》，頁 2913。

¹⁰⁰ 王炳華 編：《新疆古屍——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頁 75；戴爾·布朗 主編、高峰 等譯：《早期歐洲》（北京、南寧：華夏出版社、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91。

¹⁰¹ 于志勇：〈新疆地區考古發現的繪身和紋身〉，《西域研究》1995 年 3 期，頁 98-104。



圖 46 新疆乾屍臉上的彩繪

摘自 戴爾·布朗 主編：《早期歐洲》，頁 191（上）；王炳華 編：《新疆古屍——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頁 75。

至於胡人造型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風格。目前漢代胡人造形藝術分別出現在畫像石、陶俑與北方草原地區青銅牌飾等不同類型器物上，分佈的地域也並無集中於某地的現象，但其造型特徵卻有相當的一致性，從這個現象來看，這種可能性應該較低。

由圖像的資料來看，這些胡人的來源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因被俘、投降等種種原因而入居漢地的匈奴人，而這些匈奴人中也可能包含來自西域的西域胡；另一種是透過海、路交通而來到中國的西域人，這些西域人中可能有不少是來自印度。由於塞種人的入侵並統治印度，因此這些在中國境內發現的漢代胡人形像，其外貌及服飾特徵都流露出濃厚的內陸歐亞草原文化色彩。

小 結

欲從圖像的外貌上去推斷其族屬，本身就有相當大的困難度，其結論不可避免的會帶有相當程度的主觀與臆測性。但是即使如此，從學界不斷出現的研究成果來看，這項命題還是有值得嘗試的必要性。

戎狄民族的服飾外觀究竟有哪些特色？邢義田先生曾做過歸納後認為：戎狄的服飾應非全然披髮，也不僅是左衽，應遠比孔子說的複雜。游牧民在裝束上的類似之處不外：

- (1) 披髮、辮髮、椎髻或帶尖頂帽。
- (2) 上身穿窄袖短衣、衣領有套頭、對襟、左右衽交疊為主的三式。
- (3) 腰束帶。
- (4) 下身穿長褲。
- (5) 腳上著靴。¹

雖然戎狄不同於游牧民族，但邢先生的歸納對於我們觀察先秦時期的戎狄，乃至於胡人形象時，仍極具參考作用。

總之，歸納這些先秦時期疑似描繪戎狄造型的器物，可以發現他們具有一些特徵：

第一，髮式為披髮、錐結或是辮髮，這些都與華夏自商代起的豎髮冠冕傳統不同²，而這些特徵常出現於歐亞草原的游牧民族，或是中國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

第二，他們的身體與臉部或可見刺青的痕跡，這也非華夏民族之傳統。

第三，在服飾方面，因為華夏的傳統服飾習慣是右衽，因此可以從人物造型衣飾的左衽、對襟、窄袖上衣、褲子等特徵中，識別出是否屬於戎狄。但必須強

¹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9期（2000年），頁56、65。

²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年），頁165。

調的是戎狄或胡人似非清一色都是左衽，只能說以左衽者稍多³。另外，戎狄若不幸成為華夏民族奴隸之後，也有可能被迫改變原有習俗而穿右衽衣服。

第四，從人物造型的面部特徵來看，大部分屬於蒙古人種，而且多數具有大眼、大鼻、寬臉、豐頰等類似當今蒙古民族，特別是東北亞通古斯系民族的容貌特徵。暗示了中國在先秦時期所接觸的戎狄之中，東北亞系統民族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除了東北亞蒙古人種外，也有部分的臉部造型可以看出有高加索種、或是接近突厥系民族的高鼻、深目、多鬚特徵。暗示在先秦時期華夏民族所接觸的戎、狄之中，可能包含了西方系統的印歐民族或阿爾泰一帶的突厥系民族在內。由於這一類的例子在西周時期尤多，令人不得不懷疑西周時期所接觸的北疆異族中，可能有為數不少的白種人部落。由於戎狄所遺留來的語言材料很少，經學者的研究多屬阿爾泰語（以突厥語較多），部分還有印歐語的可能性⁴，這與的本章從體質外貌上所反映出結果相距不遠。

其次應留意的是西周以前的戎狄形象中，與漢代典型胡人形象（即「頭戴尖帽」、「深目高鼻」）相似的例子很少，直到戰國時期才陸續出現一些戴著尖帽的人像，但即使如此，數量也不多。這意味著其實先秦戎狄的形象大部分與後來漢代典型的胡人形象存在著差異。不過我們也同時留意到，在先秦戎狄髮型中的椎結與尾端成球狀的披（拖）髮，在漢代及中國域外的歐亞草原地區仍可發現。尖帽胡人圖象在戰國時期的出現，與文獻上“胡人”一詞在戰國以降逐漸開始通行的現象，基本上是一致的。這也反映了自戰國時代起，北方草原地帶正經歷著一種新的文化變革，這種所謂「胡化」的過程究竟意味著什麼？至今仍屬未解。一般相信主要的變化是大約在西元前八、七到三世紀間，華夏西北及北方的一些民族或部落從狩獵或亦農亦牧，轉而採取了以騎射游牧為主的生活方式。至於是否在人種方面也有類似的現象，目前恐爭議仍多⁵。從圖像來看，先秦時期的戎狄基本上以蒙古人種為主，特別是與通古斯人外型類似的種型。而在漢代，胡人

³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頁 53、54。

⁴ 此方面之研究以岑仲勉用力最勤，其論著散見《兩周文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8-43（〈漢族一部份西來之初步考證〉）、147-156（〈夏時與狄族〉）；《西周社會制度問題》，收前書，頁 506-528；《突厥集史 下》（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042-1044（〈狄名探原〉）、1093-1109（〈揭出中華民族與突厥族之密切關係〉）、1110-1136（〈闡揚突厥族的古代文化〉）。史有為：《外來詞——異文化的使者》（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 年），頁 27-35。

⁵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頁 25-26。

的種族形象卻多以具高加索種特徵居多。就目前的圖像材料來看，除髮型與左衽（其實先秦時期左衽的圖像例子並不多）以外，先秦戎狄的形象與漢代胡人的造型兩相比較，可看出其中有明顯的變遷。

漢代圖像中的胡人造型變化則有以下幾項特徵：一是具備程度不等的高鼻、深目、多鬚特徵；其二是髮型既有披髮，也有椎結；其三是頭戴與塞種接近的尖帽；最後是部分胡人臉上有與先秦時期戎狄相似的刺青圖案。從戎狄到胡人，圖像資料顯示：先秦時期的戎狄造型較具有多樣性，人種上以蒙古人種佔多數。但漢代的胡人有程度不一的高鼻多鬚特徵，髮型則有與先秦戎狄接近的披髮或椎結，部分臉上的刺青還近似，顯示胡人與先前的戎狄有部分的承繼關係，但戎狄似非直接演變為胡人，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點。

